

書彙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六

謝書

張真父舍人 震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真甫知府安撫待制舍人年兄台坐往在臺者無日不會面而無議論之不同蓋如是者踰年固疑此樂不常得於造物今相望萬里累月略不相聞理固乘除也且置是事即日不審台候何如雲安全蜀門戶事任匪輕真甫繇西制出鎮與畫錦何異然愛君愛國之志深而牧人馭衆之利狹未應遽忘雅意也自國初懲創五代畫削方鎮之權慶曆以後猶置帥

臣實不及漢之郡將都尉一有武事則又不可諉曰我無與也
識者蓋深憂焉甫於一官一職未嘗碌碌况國為近臣蒙上
委寄而肯碌碌耶長慮却顧必有以處此幸德和總四路并甫
使襄漢同心合意不至掣肘憂顧其遂寬乎某初夏出北關舟
過蘓常皆後真甫一兩日遂失一見歸次信州以書托唐立夫
送當塗尋見報趣真甫赴新鎮此書必不達矣某去墳墓幾一
紀今而得歸幸甚不可言所居距城二十里號永和鎮東阡西
陌不廢往還有田數畝奉入財萬五千踰度伏臘未必能給力
加樽節則亦未至凍餒此外惟書生事業可以自娛但方年老
矣不喜為此狡獪每念道學一節最為要切其如根器凡下壁
荆棘瓦礫雜土地而生非若腴田偶廢耕耨一遇良農便可芟
夷也前時固以是愧真甫今復何言至於芒屨藤杖自放山林
之間樵唱漢歌都忘歲月之邁雖不可於山西紅旆堂上玉笙
同日而語大鵬尺鷃亦各逍遙而已紙盡無他祝為時自重不
宣

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暨台眷計已到府治長少咸安屈指計
發當途時蓮子已結實美亦與俱否孳累昨緣盛夏且寄紹興
近差人搬挈未至也某有長兄右從政即監衡州安仁贍軍酒

庫某極廉勤解事且風義甚高更數月滿六考某向在朝路不
欲以舉狀干人今又無可干者湖南張漕允之老兄與之甚厚
且此除又出薦延欲乞數字力懇來春一章如某受賜也又有
祖母姪孫李紹直紹宜兄弟乃國初勲臣謙溥之後家涪州樂
溫貧甚切望周旋之其子弟有為夔路帳幹者亦連紹字不如
替未或欠少文字願為成就渠亦不知某與老兄相知緣祖母
之故不能已耳地遠難通問故并及二事死罪死罪行朝諸公
絕不敢通一字近荷元特寄毅甚勤且云有書附送告人行想
已得之國器改廣東漕過此必可少疑也

周元特侍御

操

隆興二年

某皇恐死罪孟冬薄寒共惟侍講侍御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收
朝蹟日與農夫為伍繇丞相而下皆不敢輒通姓名屬者明公
自省諫副臺端崇言竑議日進于上前雖陰與中外同受大
賜亦不敢輕致賀問勢當然也豈謂憂國執法之餘猶記寒遠
手書問勞如待當世之賢者內自村度不知何以得此也方感
激不置俄有客自城中來者具言主上以間日訪道為未足
詔闕殿廬命經筵官更直其中而明公首以百篇之書入侍矣
退而嘆曰此仁祖用臺丞預講故事也慶曆嘉祐之治其

復見於今乎未數日則又聞有進專風憲之命喜極殆欲起舞
笑其所以喜者非謂出入門墻之舊竊竊然慶明公進擢也聞
古有師氏者以媿詔王且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夫媿之為善積
微以至著而用虎名門取義甚武二者疑若不相似然乃命一
官兼之取義深矣後世指談經講道為儒者故其弊也或迂濶
而委靡謂排姦觸邪為法吏故其弊也或刻轢而激訐同主上
方鑒古御今以師氏之職處明公明公必將以正心誠意之術
朝夕納誨大學之言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
平堯舜三代不難致也如某者雖無用於世自放寂寞之濱亦
且安其耕鑿而無慕藿見採之慮欲無喜得乎先以自賀然後
賀執事

劉韶美祕監儀鳳
隆興二年

某自識長者始知當今之世可為人師者固自不乏三年鄰墻
再預僚佐造物所以見假者至矣而頑然之質終不能露舌膏
馥以稍自振發豈其心異學者而甘於自畫哉力不足耳一投
閑散書札不敢輒至都下思老成之益誦高古之文每為遠方
賢士大夫言之從而歸心者衆矣某之尊鄉固不待言也霜寒
不審台候何如起草南宮何止滿歲而領袖儒館亦復許時進

擢一何緩耶共惟 靖康以來業鉅事業而又 三朝信史迄
未奏篇明公方以大手筆兼典斯事此固司馬氏父子所願欲
而不可得者其志番滯固宜第儒效久不白於世捨明公尚誰
望耶某屏居粗遠計黜尚之叨竊慚悔無地既免大僇歸守墳
墓荼亦甘也况飽食一囊之粟乎往蒙矜憐許昨先夫人誌文
緣去國時甚怱怱所類事實同書籍皆寄陽羨須務觀到京口
借舟津發度歲前可拜晚矣先有一事是亦追成親志皇恐敢
言之執事某之外祖給事公學成於元祐而仕顯於政和其節
槩文學政事假令某公言之猶懼庸妄不足取信况重以外家
之私乎去年春值令御史尹公初到朝廷以其鄆人也意必知
外祖大畧叩之果煦既相與嘆息遺事之不傳他日手疏行狀
一通相授於北闕業已登舟未暇告之太史氏也還家無事憶
在館中時見著作局申請云四十年来日曆漸倫惟臣僚數百
人皆未見家傳因念外祖之卒適在丁未歲七月三日蓋建炎
改元之初四方正擾擾必未暇有所記錄今幸明公以
職故敢徃御史公所論次者凡其大要皆疏依據於後又明公
與御史同朝有疑焉可以致詰非如徵夏且與畫容貌者之或
繆悠也願明公少垂憐焉使外祖之遺休潛德自今不泯九原

固無憾矣先夫人實寵綏之且又如某之不肖前日久親模範
雖不能粗有所益宜與一郡又不欲逼更候旦夕言之第恐其
鄉人自為矛盾耳乳香鍾乳茸附各致少許此誠不可緣例
却四方饋遺而素不服暖藥餘無贏也先奉議既吉祭日後未
歸未承晤間更幾保愛因仲潛專人回附此遠日疾未愈不能
詳謹皇恐不宣某頓首再拜

黃世永編修

隆興二年

世永編修學士老兄台生自聞進掾樞廷未果再奉狀非但無
便亦以世永邁往之資絕人之才憂國愛君之忠正使大用猶

未為過况一職事官乎雖然諸公有助善類有望則亦不能勝
其喜也前寧都轉致翰墨茲又勤專人問訊感尉何可具言初
暑且喜台候萬福賓之改官即罷自來例如此初不待其有除
目也外虞未弭也勉旃以赴功名之會不宣

某皇恐再拜記事已領去年忽忽出都不及終篇後見汪氏本
遂決意傳錄今納七冊去餘換易未到然乙巳丙午間致啟之
由應啟之失皆具此矣讀之使人拂膺墮涕士大夫誤朝一至
此乎方彼有善意也大臣則安余堵之詐失信而挑敵雖何桌
輩不肯一出及勢至不可遏然後低首下心逼兩宮扣其營

以惻隱之仁望豺狼之類三尺童子知無及矣且不計我之疆
 弱而惟敵是視自古有此理否淮陰初見高祖孔明初見先主
 天下事特未定也而二人規模終始不易豈隨項羽曹操愚智
 勇怯臨渴掘井乎憶生長田間見良農耕種耘穫皆有時日苗
 立則望穰穰結則望穀終歲盡力乃不徒勞有開民者飽則嬉
 遊城市飢則亟走畎畝終歲皇皇家既耗而田無入乃復歸罪
 於歲歲何罪哉靖康用事之臣不幸類此因悼往失輒復及之
 其性懶異常得放浪山林蓋天賜也怨仇當路僕不過不仕官
 爾何病焉雖妻孥不堪寂寞時時怨罵所不恤也公方進為時
 用自此無緣以書至都下不覺切担過目即裂去毋使增罪戾
 也千萬千萬一覽而歸之身許之長而隱而計口其
 某再拜上問通判夫哀賜書已自具謝眷集上下均慶竊不敢
 闕其直當與山僧共享也端紗遠勤佳惠不敢却愧感于中以
 湖南兄為納采於向氏遂普連頓上未肯歸書信續為附去謝
 君所謂雄詞殆天得不可及也可嘆可嘆安國開府金陵必有
 可觀以三字易待制無說否晉彥又折肱得無不堪乎劉氏曰
 蟬必有尺水乃傳文波也來示念及民困願公以身任之無使
 識者憂蕭牆也庭秀書令來人自往投庶便得報村鎮無可有

魯國碑二本甕器四樣作一節并廬山鞋一双同往况方曳履
榮玷顧何用此蓋欲功名富貴中不忘西來意耳某元坐僧坊
正好剝磨諸垢而宿緣淺薄了無入頭處自憐而已昔與兄兩
過於名藍後會知復何地言之悵然

隆興二年

隆興二年

某頓首啟辱示教善錄序謹已三復自唐以來士大夫論此者
多矣足下歸而閱之是非可見雖然已猶以為疑而欲驅一鄉
之人使聞吾之說而信焉是猶立于長府之外隅闕而指曰某
物良可貴某物粗可賤其能免人之感乎足下破鑰而觀適市
而評斯有定價矣何以競為若某者讀儒書且未徧何暇議佛
老足下連日見迫輒為一言不宣某再拜解元足下

太和陳善秀才

字才達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解元足下自頃場屋相遇之後薄官奔馳加以衰
病慵惰所學日益荒廢聞足下優游里閭行成而業精又推其
緒餘以誘掖來者未嘗不嘆仰且自愧也遠辱惠書喜承起居
佳勝二妙携文見過陳義甚高遣詞亦過人皆萬金產也足下
猶以為貧何哉每見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
孔子賢如孟楊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

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
 全書之為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矣昔黃魯直嘗問文
 章之法於蘓翰林翰林告以熟讀禮記檀弓魯直取一篇讀數
 百遍然後得之翰林遠矣就使及見親聞此言其能廢餘事伏
 几按終日如童子琅琅誦習以驗其言乎誦書小事也猶未易
 行况其大者哉凡某之學所以日益荒廢者正坐不能專所聞
 行所知耳喜二妙之學好輒自陳其短以復左右亦以求道不
 宣之不振也

兩稿補孫次山 浦阿乾道阮評 某昔與劉君子澄游

某頓首再拜啟即日凝寒伏惟法曹鄉丈尊候動止萬福某生
 長江南未嘗望燕國之社而識圃澤之賢也頃與劉君子澄游
 徒聞執事廉介絕俗以胷中浩然之氣昌其詩文由此歸心愿
 見如懷往哲亦未知當修鄉黨之敬也建賢即相過始知之久
 逃空谷縱未能勇往以聽斐然之音猶應畧致尺牘道所以然
 無何病目經年二事都廢惟有愧恐常在方寸間今者忽得快
 讀守愚巨編句法高古興寄清遠譬如夜光晶米一旦陸離於
 節屋其喜幸尚可一二言邪古詩一首聊致詠嘆不足之意非
 敢持鼓雷門也春暖即圖奉杖屨於快閣未間更乞為道自重

不宣

謝堯仁

乾道三年

某頃首比辱翻照相過遇新遭妙喪又營度遷奉方寸憂撓殊不盡所懷至今以為恨去臘得十月書誨柯君後至又得前書甚以為尉近日履况何如某半年奔走道途粗畢大事艱險勞苦備嘗之祇今葺茅三間為廬墓躬耕計它不足道也足下天資卓越用力精勤以此學道直差易耳貧者士之常能勞吾之形不足動吾之心折吾之氣觀古人莫不然有一說學必有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於一以貫衆妙則力省而功倍退之謂孟軻之庸其宗有所見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博而寡要彼其父子病在多愛多愛必寡要自尤則可豈可以此厚誣儒者哉足下觀此則學中庸大學易拂學無不可者於為文則人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取前人句法即吾深慕而近似者自勉焉不成不止庶乎一變可以名家若違所長用所短如吳人捨其舟楫而馳聚車馬失故步決矣楊子文章有何不可而苦欲摹倣聖作以取誚後世此又愛竒之過也某少時亦有意修學焉文多病至懶遂自怠自棄直無所成聞足下之風惟恐不得而友顧猶以心迹不相應見疑何哉子中兄甚欲相屈致而足

下累重吾家薄未敢輕易今方赴調須歸日謀之轉運為公好
賢善士足下欲見之否亦可為先容也柯君急回書不盡言餘
惟自重不宣

黃格非

乾道三年

某頓首啟適語離如悵然雨寒尊候多福左右清才拔俗不特
江西名勝殆國士也貧病交攻不能歛留歸騎恨深矣柳文端
布聊以致書并得小詩云詩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
謂曾吉甫豫章幸有橫枝在好覓鳶膠續斷絃霸懷無柰時或可發
一笑耳從者亦薄給之餘冀保愛不宣

周中顯

乾道四年

元章足下曩辱携書相過其論堯舜孔孟楊子之道有諸儒未
嘗及者固已嘆足下問學之深繼枉二詩興寄高遠力追作者
又以見足下詞章之華今復傾困倒廩見投鉅編而又先之以
自叙之文寵我以近体之作用意愈勤執禮愈恭諷誦累日然
後知足下識甚遠志甚大非徒事科舉望名第而已雖然足下
文如是之富德如是之謙苟布露於文人必有當惠施鍾期之
位膺東阿昭明之任者矣此之不求而詭僕以一言無乃身勤
而事左博施而狹望耶僕賤商也倚市門登龍斷所閱者燕石

魚目耳一旦遇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夜光黽采陸離乎其前方
且拱揖不暇眩駭失錯遽欲妄評高下之品輒謂多寡之直其
不為傍觀嗤笑嫚罵者幾希請為足下匱歲之求良賈而問焉
徐以告足下惟少需之母亟不宣

鄭大明

乾道八年

某頃首東升解元足下往蒙携書相過極論古聖賢之出處以
及近世之名卿辭義卓然凡足下平昔之所存雖未易窺固已
得其大畧矣旋辱嗣音陳義益高顧猶有內外之疑何也孟子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信蒞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苟盡其才雖愚必明况如足下之智乎特在加之意而已新陽
惟多納福慶正寒更幾善爰不宣

某即會劉子澄

乾道八年

某頃首再拜子澄知丞奉議友兄執事辱十月二十五日書喜

承奉太夫人暨令兄教授動止安寧貴春均慶為尉千万聞歲
前沿檄迎侍暫歸日冀良晤不勝拳拳也伯共義當遣書度頃
自日遑究轉遂且中輟彼想亦難訪便或有之切望及此意故
夫却時復通問每以力學為言近作主一箴敦復齋銘之類字
字有意其可為後生準式曾睹之否元晦捨束修而隱於藥其

說安在得非寓濟人之意乎范簿獄市繁劇相會絕踈弱翁行
滿秩也以此揚清振淹之說告鄭劉二使者未知云何有士如此
使之陸沈誠為可惜子中登名審官且復試邑約臘半到家書
中甚以推恩過當為懼也茅粟殊有益於夜坐感刻之餘惟為
道自重不宣

某頓首朱熙祖公乾道九年三月

某頓首比獲款晤良慰隆教喜承別後履况多福長書陳義愈
高遣詞愈工而用意何其愈謙也顧不肖無以當之徒愧悚爾
左氏詩論尤嘆才識之茂如謂伯比不盡言秦晉久謀雖問鼎

非楚罪深得推見至隱之遺意至於鄙范卿之祈死以勸盡忠
閔國氏之先亡以戒言利四封多盜源流甚遠和戎五利古今
不同推伍氏以警讒卑夫罕樂以彊君德昔賢奧突之旨一旦
煥然其有益於來者多矣甚喜甚喜惟中看一節不可以訓雖
削之可也况冠篇乎既辱下問輒獻所疑亦勝母不入之義也
未知是否左右春秋鼎盛已能切切於求道汲汲於立言積而
不已其成也孰禦馬氏契深厚不勝欣服尊公知縣比有書送
運裁來方且遣報想頻得安問未由再會萬萬加愛不宣

鄭景望吏部 乾道九年

其向來常恨無路欵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又義不敢
曲留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一二正爾耿耿伏辱賤教喜承經
昔台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而未有如是之備者最後
經說尤所願見拜賜感幸深矣大凡深於學必能合內外之道
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於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而
不知它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及欵天二三公推所蘊以覺來
者於抑揚去取間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儒效日白於世
其所望於門下莫先於此此外惟為國保重會君舉教授告再
三致意昨所箴傲不敢不勉也

張欵夫左司

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欵夫知府直問左司尊兄麾下近奉書當已
達稍不聞問伏惟台候萬福尊眷上下吉慶某杜門幸無他惟
是思仰道義一日三秋又向與伯共游纔覺過差輒聞箴傲今
乃相望數千里誰與晤語此懷殊耿耿也鄭景望學問醇正見
於履踐前日祠奉過此僅得一面其在閩中嘗類陳氏遺書文
集經說刊成小本獨易傳在外耳留本相遺其意甚厚但慵惰
愚闇無受道之質深自愧也文潛歲前至此勇於革弊民甚德
之劉樞到闕未若得番中大幸其甚欲因游嶽求見負罪多畏

勢未能動臨風益以恟悵餘寒惟為時自重不宣

呂伯共正字

乾道九年

某頓首拜啟伯共大學正字學士尊兄服次比因永豐湯麟遣僕歸附書達否辱正月所賜教感服眷意訊後不審孝履復何如端憂無事道學當有新功某邇來慵懶益甚相愛相勉誰如兄者每一懷想恨無羽翼欵夫時通問屢欲訪之蓄縮未敢輕動也子澄過此番數日相與劇談不異陪杖屨時獨恨不能從兄之折衷耳宛轉附遞不暇他及惟冀節哀自重不宣

王才臣子俊

乾道九年

某頓首向從蕭伯和得足下詩文一編意謂他鄉異世老於翰墨者之所作不知近出州里而年方踰冠也道中蒙携贄見過議論殊高筆勢益翩翩內顧不肖何以得此徒愧感且自幸耳還家日應俗事未果奉書羅永年來復勤問訊喜承文履清佳來歲且番蘭溪否科舉不遠當俯為祿養計其餘著述初不相妨山谷云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本既立則末皆應豈以古文時文為間哉某雖蒙恩得閑而心氣舊疾非一朝夕可愈極怕作書幸恕草草正寒自愛不宣某再拜

徐百樂

乾道九年

其往來清江不翅七八知賢而不早見罪固多矣去春荷垂顧
僅一再見而別半年又得一會面今復踰半年矣清姿遠韻未
嘗去心大篇短章未嘗去手獨恨無由朝夕見耳忽辱書翰陳
義益高語益奇有以知足下志氣適屬問學日進滔滔如百川
之東蓋方增而未止也欽嘆之餘且喜邇來德履佳勝甚素有
懶癯加之多病早寒終日兀坐遂為小人之歸此外無足言者
近者必多時望錄寄天氣未齊萬萬為器業自重

歐陽邦基

淳熙元年

某頓首茂才歐陽君足下往蒙惠書至千八百言固已嘆服才

學之贍矣繼辱嗣音陳義益高而復不鄙其愚示以試程經學
淹該議論純正一第猶不足道况鄉舉乎然且垂翅回谿此有
司不明之過也昔曾南豐為封彌官讀曹方孟三子之辭以謂
宜在選既而皆失之今足下之黜猶三子之黜也三子者不以
失得置心願以進業為樂足下家有哲匠日奉詩禮之訓其為
樂又非三子可比而何病其方祇命造朝百冗叢并叙謝章略
千萬自愛蕭子春秋辨一部附納窮經如此乃無愧耳

蕭仲和

淳熙二年

某頓首啟仲和解元賢友辱書賜具審文履清福至慰至感某

冒居邇列其於職業常事尚以衰病不能給况論思獻納如古人所云則何敢顛以此日夜漸負於中此復得十四第遠計憂傷憔悴愈不自聊夢寐未嘗不在青原白鷺間也科舉重事於官侵姑存於心極荷垂教未由會晤千萬厚愛不宣

韶州梁宇

安世

淳熙五年

其再拜知府監丞麾下其慕仰才望之日久矣每有未見君子之嘆間蒙墜况啟義深辭古深得歐蘓二文忠之遺意私謂執事他文皆必稱是安得入羣玉之府盡窺琮璜圭璧耶執事鄉人朝在者多每相過輒道此心不謂遠達清聽長書見及且

示近著表啟古律詩長短句一編伏讀累日一字三嘆如推擇度夫本原學問昔賢之論晚節為難傷臨川之術誤閱銀鹽之害民皆用意至到忠告無隱而秀傑忠厚之氣行乎其中乃知子美詩外大有事在豈止與雕琢纂組之徒爭多闕靡而已哉因念近世文人或抱負所長則驕矜傲忽憎嫉勝已輕賤不如已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未之聞也故其才華雖甚可愛而常使人遠畏避不敢與之親今執事本之以德業持之以謙厚將一洗陋習尚友古人雖如某輩不學無文猶屈已而幸教之其為賜也大矣抑某何以稱此惟當傳示搢紳諸

儒上及於公卿使知執事筆力如此反牧遠郡某不才如此乃容久汙玉堂之直乘黃鍾鳴瓦釜却騏驥御駑駘用舍倒置聖時所宜察度幾有誦周南之滯薦子虛之賦者持以為執事報不亦可乎屬苦腹疾無聊叙謝不宣

江陰李教授 沐 淳熙五年

七月日具位某謹復書教授修職足下古者公卿大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前其子弟復增積修美於後傳祀數百不隕其名是之謂世臣臣室及其季也簞門圭竇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往降在卑隸國之興替常於是乎卜之本朝盛

時如文元晁民忠憲忠獻二韓氏文正范氏宣獻宋氏申國呂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交著因事立功與國同休至於今賴之惟會稽公以厚德通儒範模斯世蓋嘗運樞機釐政事矣其進退出處無一不合於義凜乎有異時大臣之遺風足下又能力濟其美年方英妙已馳雋轂於大學取魏科不翅拾芥自常情言之亦可無求於人矣方且孜孜乎前輩之事業切切乎當世之師友豈獨天恣茂美刻意問學所能致哉過庭之間議論聞見必有大過人者矣進修不已國家之興將有助焉如其不肯欲通姓名未敢也豈其過聽示以漢史論著及詩文三編先

之以長書禮下而詞溫若欲助成其名者伏讀累日初如觀富
商大賈之藏四方珍異莫不成在少焉十二閑騏驥駟耳飛兔
麟駟驤首騫駿可喜可愕何足下富於學豪於文一至此也昔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
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今
足下事親養志既孝矣推其所得日與諸弟講論道義作文童
繼彼薦送既悌矣金閨之諸彥山林之奇士皆折節與之友既
信矣僕方當投所學以學于足下足下于僕何取焉銘佩謙施
言不能盡屬病起氣乏具謝不宣

李知機運使

石

淳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即中年兄執事季秋霜冷共惟台候萬福某
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敬愛蜀士大夫每自忘其固陋而強
附焉如執事邁往之才博古之學高妙之文重以同年之契其
願交承益尤為切切執事下三入承明不為不久不知造物者
竟有何意使之相避如參辰背去如鳴燕也每一念此悵然西
望不能自己今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崢嶸垂意繾綣乃錄近
詩十篇為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名效樂天實啟少陵
之關鍵感激服執卷不釋手因念自古學愈進文愈奇身益困

仕益不遇者何可計無乃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造物開闔
之機發之大盡故特以阨窮壹鬱相乘除耶明乎此則世間區
區之毀譽何繫輕重置之不足道也賢即早世固亦有由童烏
之與玄文邢居實之賦南征執事考古驗今幾人早成如是耶
使壽而康萬象其無如矣讀二文篇莫知所報姑用是少寬慈
抱耳某汚朝滋久身非不遇而迂陋寡與言不足取信於公卿
一有所善惡或者輒反其說不能成人祇以累人雖塵華貫如
蹈淵谷加之年來衰態百種無日不病屢嘗自劾尚此佞假總
過會慶節復籲天祈歸老於山林年兄重来又將悵恨如前
日是以臨紙不覺切怛皇恐皇恐陸務觀得團扇墨妙輟方舟
者見遺使常得把玩吾人相與相念之情略可想矣餘乞以時
保重不宣

成都蘇教授

淳熙六年

某頓首再拜教授朝奉執事某觀本朝世臣巨室與國同休者
固多至于文獻相承久而不替則前有晁氏後推君家執事又
力學取科第厚重而通世務此某所以一見願結交焉所恨職
事拘牽無曲數面又不能如狗監略誦子虛於上前別後雖切
馳企而愧於通問殆以是耳賢季出初春所墜教感悚可知訊

後共惟尊履佳福益州多士所聚分教之任不輕由此進用如
適越已南其棘刻期可至夫復何患沈福州文字又成刻舟照
左右豈藉此哉某久冒榮祿重以衰病宜去非一旦夕即可祠
歸矣相望愈遠臨風恨然願言為才業加重因賢季歸奉狀不
宣

王道夫主簿

自中

淳熙六年

某再拜主簿修職足下中都蓋士之鄧林也奇材異植四面而
至其幸甚前後數為王官每聞士之有器業者文章者一善一
藝者必挾刺踵其門惟恐或後雖位卑言輕不能有所軒輊亦
欲致區區好善慕義之誠耳累年以來超取顯美號為天子近
侍且無魏其武安衛將軍尊重之嫌推薦人才似非進越而容
容固位未嘗犯嚴一伸其喙若徒以先見為勤此孟子所謂恭
敬而無實者也自是雖賢者相過或愧謝不敢見况敢即之乎
故始聞足下氣節之高邁學問之淵博中讀廷對至論治平以
前大觀宣和以後風俗之所以不同及進君子退小人擇守令
選將師之說大率詳明剴切言人之所難言輒擊節嘆曰有士
如此千里猶當友之近在跬步可不識乎然卒遲遲者前之說
有以愧其心絆其足也乃者竟煩先辱雖怱怱無暇款語此心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六

書一

又周詔美秘丞
紹熙四年

某茲承榮遷宰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善欲作書為慶而連日疾

眩牽聯頭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極艱遂爾占吏當辱情察少意

某去冬到官一考懇還郡寄蒙恩降詔不允深欲勉強少番以

畜報塞今復半載矣乃自春以來衰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廢

忘最是兩眼如割視物艱辛從舊術者多云今歲運氣不佳自

推亦是如此初亦未甚深信今覺得疾病嬰纏甚可畏也若不

亟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聖主批降詔不允則再請又須數十日欲望稟白宰執先為奏過度幾相應已諭舊今乃黃緣登門之故能為外氏了此一事亦不虛辱在下客之列而少贖既往之咎是一舉而三利也明公為賜不既大矣哉詞情懇切俯伏俟命不宣

鄭大明

乾道八年

某頓首東升解元足下往蒙携書相過極論古聖賢之出處以及近世之名卿辭義卓然凡足下平昔之所存雖未易窺固已得其大畧矣旋辱嗣音陳義益高顧猶有內外之疑何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信從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苟盡其才雖愚必明况如足下之智乎特在加之意而已新陽惟多納福慶正寒更幾善愛不宣

又劉子澄

淳熙十四年

某頓首拜啟比方遣狀又枉手書喜承尊候萬福眷愛吉慶老兄抱才未施屈佐一州尚謂泯默慙負慣習恬然若其所居者何官所職者何事而徒知愧嘆莫能自克其罪將不勝誅矣李仁父病益殆猶力求納祿良可愛重上不得已進學士以寵之始終無疵在渠何憾第世間寧復有此端正博恰君子乎架閣

欲得卒為他日磁基亦降旨揮矣郟縣曾回權否戎帥為其姪
求差遣已了單煒不是闕却換替秦奎如何望與商量示及餘
冀以時厚愛不宣

又張欽夫

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欽夫某官尊兄

台坐

胡氏僕至辱教答感尉

不知澧州便介所附書到否初夏恭惟台候萬福問及出處此
雖三尺童子知其當辭適會近制例格免章欲力懇相府敷奏
則剖符之初不肯略為一言方且以擇地那闕為功今豈肯逆
同列美意伸匹夫大義乎知識間人人念僕而無救之之策以

正理見教者謂頃直述所以不可受而待上命此固當然其如
銀臺不通何近日龔寔之作禮數辭待制尚以見術是殿撰却
而不奏散即從可知矣又有相識勸啟行教程却入文字庶朝
廷無疑殊不知此身既動得請便回可也若或未諧豈不進退
失據二月三月間得趣上旨揮即往請祠祿少致可以無取之
義却用狀申都省力言疾病仍乞奉祠而不敢及其它庶幾肯
為將上別以書與二公明言決難祇受縱緣此獲貶降亦臣子
之常分只恐又降不允之命或往却回其將柰何亦可如朱元
晦之被召遷延不行吾莫子齊事體一同渠家湖州易見與決

繼此自可援例萬一逼於強予免勉之赴不得不過為之慮地
遠難往復且望兄子細重教辭受有義本無可疑只緣顧天無
路而當軸不以廉耻待士人致此擾擾耳

又 乾道九年

兩辱書誨恭審寢膳復常喜尉亡喻每夕靜坐移時大應得力
某素有此意但不雜念則困睡有以敗之其過非一日積也切
近工夫可畧聞其目否頃見士友云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
行及以五經語孟攷之竊恐不然蓋顏子鑽仰聖高所見既已
了然在自非特知之者然於進步尚且如此之難况餘人乎只
此一事欲請教者甚多竹林新亭想已成恨無路共追涼耳學
子相從今幾人不知如胡安定因其材而篤之惟復一槩語上
也爾來晚輩喜竊伊洛之言濟其私欲語之則洞疑虛喝反謂
人為蹇淺非如庸夫尚有忌憚此事不可不杜其漸高明以謂
如何因顏路分人行附此為問正暑切幾保重

又 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尊兄席比辱九月十一日誨答不勝感
尉訊後薄寒共惟台候萬福某屏居如昔廬陵晚稻既損又直
陰雨其成熟者須再折分數賴上異恩與湖南例蠲下戶半租

極為利益也知與行之說且曉尊意鄙意蓋有激而云觀嘉祐以前名卿賢士雖未嘗極談道德性命而其踐履皆不草草熙寧以後論聖學者高矣美矣迨其行事往往未能過昔人至於近世抑又甚焉雖其間真學實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奔實相率為偽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善誘不倦而二三子猶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槩語以極致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學者進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此事要非會面莫能盡若兄明年來宜春尚圖避席偶相識曹主簿寄書叙別云欲至門下因得附此未拜見間伏冀保重不宣

又 淳熙六年

某比屢拜書想一一關覽茲奉九月五日誨示善承台候萬福劉守移郡上於老兄不為不厚聞其人昨陞辭時具言中間預論符離事不合以為嫌隙專用此自解蓋閑廢年深患失彌甚不得不爾劉思義既送廬州只得聽之又所發按范倅奏劄後劉奏兩日方到所以令范還任蓋輸先手耳然此番彼易事體亦無大虧損若不顧先入嫌隙之言疾之已甚則本是小事却成紛紜矣且如前輩為臺諫攻擊小臣亦有不行者况彼已移

動未至難於兩立恐所委廉問之官間有鹵莽處不可不知姑
任之如何廣西寂已平否文潛其殆哉李仁甫父子幾日過彼
深憂其不能堪此境界更宜開廣之其以空虛無用之質久玷
從班獨特上知裴回于此終過宗祀不俟恭謝連章請祠乃復
未遂若論孤危則老兄在外猶為泰山四維之也雖然無愧于
天強為善以報主足矣禍福懸諸天難深計也方從駕歸疲甚
不宣

又呂伯共

乾道九年

近託奏邸寓書達否楊庭秀送歲前所惠教不勝感尉訊後孝
履何如先使君遽經祥祭追慕何以為懷來示每以學道未至
為言此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某輩又將如何近得敬夫并元
晦與子澄書亦是如此竊深歎仰某辭郡之章既不獲通下免
力懇相叅敷奏想須見憐地遠又無由請教想亦見念也汪丈
在三衢必數通問劉汝一何上去冬有王日休秀才携其書來
席未暖而卒已呼其子至此津遣歸閩因會望語及也興化令
况令再三致意子中闕尚遠偶過隆興謝龔帥未歸陳君舉一
書告為逝去餘冀節哀自重不宣

又

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伯共正字學士尊兄坐下子澄回辱誨答今既累
月欲時寄數字若於無便途中又慮浮沉徒有愧企暑甚共惟
尊候萬福祥琴久御未睹除日何也聞諭諄諄歎服無已兄以
高世之資濟不息之學皇皇焉有言必詢有疑必改蓋將追賢
哲而與之齊非特欲寡其過而已甚休甚休罷會極善人衆則
賢不肖雜進恐非徒無益其間有不事科舉專以學問為事者
番三五人相與論講亦閑居至樂也某慵懦自畫兄所素知每
思向來琢磨之言它人誰肯如此今不加勉日退一日遂將為
庸人以老徒自慚懼廬陵過從極少幸南豐兄未赴官可請益
爾其它非會面握手莫能盡一味馳仰欽夫春間一病危甚極
為之慮比幸復常矣元晦一意古學固無可識只是晚輩喜假
其說輕試而妄用其於許可之際更勸其致審為佳士龍之計
久已聞之骨相太心知難任重可傷可惜君舉因書致意前附
一紙未知到否子澄兄弟在韻音問甚數謙之自西徂東頗不
樂數遣記都未得報此公矜持尺牘可亮其非相疎至於賢德
則使人極不能忘也韓丈已自遣書餘冀保愛令女曾議親否

又王才臣

淳熙六年

某再拜久別不勝思企辱書勤懇具審起居佳福良以為尉中

間嘗附一紙以未達何也科舉事病之久矣再為儀曹即入文字云殿試有初考覆考詳定編排有試有點檢有參詳有知舉皆經三四手猶患不能盡得實才解試為取士之原乃決得失於一失又期限促迫去取不公是汨其源欲流之清也既下國子監詳議迄今乃無定說本意欲五十人解額處元差試官五人各令五倍取之却再謄錄此二百五十副別差復考官兩員使不相通再加審擇取所謂五十人者度幾二人得以精選而分房容私之弊可革或者乃疑常歲試官猶不足數安所求此兩員者又五五員知中否不在我將鹵莽應之能者愈無路可進矣坐此半年文書猶未上而蜀士忽獻策云士人得第之後舊業並為棄物不若令盡習詞科但明示出題所在可也朝廷主之甚力便欲施行僕謂科舉大事熙寧元祐間兩制三館議論紛然今安敢造次更張且經義詩賦考官童而習之白猶紛如若變為宏詞則自唐以來退之已有古今之辨况今日乎恐愈荒唐難考也淮西碑谿堂詩正符皇雅關鍵豈易知邪本朝至嘉祐太平已百年而歐陽公在朝亦久矣加之名公巨卿欲變文格者多然須俟知貢舉明示好惡使士人自為從違猶若關於一時後乃自定初不在改法也東坡議狀蓋盡之矣不知

於差解試官處別有何業可掇目前之弊其亦付之偶然使士
人各試其命耶向為吾才臣蕭伯和兄弟及陳果卿輩不平久
矣前年秋偶見温州葉適者文筆高妙即以門客牒漕司適會
有石司戶識見頗高遂寘前列省試幸在行間廷試遂居榜眼
旦夕錄其三次程試拜呈若時文皆爾亦何不可之有然葉行
年三十在卿曲未嘗發薦以此知遺才甚多此才臣諸公所以
未遇也曾南康告歸暑甚煩渴連飲白酒兩盃爛醉書不成字
又多差誤皇恐不宣某再拜

又徐伯藥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啟辱近書喜承履多况福慶典升秩諒深懼慙常平賢
使者朝夕相從釋氏所謂自他俱利者柳窮陋甚闕期又遠易
地固佳但恐難得恰好去處它日使所居之官大則存乎人矣
謹仲銘詩義當作簡思邈亦豈可無一言其如老病廢學加之
憂愧叢心安得好語少需或能殘言耳令子銓闈中選可幸喜
京兆相延番苟有所闕自當致區區餘冀保愛不宣

書序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七

書二

陸務觀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啟正月間辱誨答知從者遊鄆未果再遣記尚甥轉
 致近音喜承治候萬福太史滯番人人皆謂合鳴國家之盛奉
 祠浸久起象為郡者甚多某身在四近乃不及一狗監愧當如
 柯旦夕試為左揆言之劔南詩稟日連快讀其高處不減曹思
 王李太白某下猶仲伯岑參劉禹錫何真積頓悟一至此也前
 久從張鉉直閣借得續稟及富沙新編所謂精明之至反造疎

淡詩家事業殆無餘蘊矣造化困兄之仕殆不堪雕鏤弄耶
某往時樂聞蜀中山川人物之勝今讀兄前後佳作極道其風
景華麗至春春夢寐間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一笑餘乞
保重不宣

陳君舉舍人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啟聞不聞問詹仰無窮即日共惟尊候萬福眷愛吉
慶某孤立于朝全無師友教誨之助特此控伺而欲任重有補
斯亦難矣眷間得伯兄訃便當告歸正以主恩未報難徇私計
遂因循至今比填星犯上將於占當任其咎因是以自弛矣胡
君拔解可喜徐居厚謂其程文頗平易去省試尚數月更與琢
磨之遂繼正則為佳鄭全真行欲子細一書竟為事奪灯下草
草惟冀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 崇道通判國錄兄執事

徐子宜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啟久不聞動靜冬寒孝履何以北堂夫人寢膳如宜
眷愛均安端憂餘暇過從不乏否某力小任重憂愧異常朝士
魚衆略無相親相益之友愚而自用玩歲愒日安得不誤 主
知旬日來填星犯上將記之占書咎匪他人用此愈不自安
聖節後勢當控請懷安之罪固大若妨賢竊位又將不勝誅也

蔡邵州闕政二年在今亦未易得因會致意正阻晤言万万節
哀自重不宣某頓首再拜子宜大孝奉常友兄

葉正則 淳熙九年

某頓首再拜辱近書喜承榮侍官居尊候萬福科舉曲折日夜
念之前佐東府不能有所獻明今祇增愧耳考校所得能幾何
初不為此只望得數名士它日副國家之用三復閱慮又以難
服不復及之也餘惟為時愛厚不宣

貴州曾司戶元夫 淳熙九年

某頓首啟問者幸教向知賢而不能用其愧可知執事既不以
是見望乃因其冒居西府猶有以教之其相期厚矣自揣何以
當此惟極慙感適日想惟履况多福湖廣利病謹已三復守令
誠得人亟遇水旱人亦不忍為盜此固為治之本也若乃兵卒
未練日夜以為慮憲車甚留意職事少候威嚴素著去冬上
特加路鈴以寵之必能振職以為報其他有可垂諭者繼此尚
幸不鄙此外萬萬厚愛

陳伯震 淳熙九年

某啟尉禮已具右幅適日孝履何以安撫直閣奮由學儒抱能
未施蚤中年仕官不偶而主眷至厚謂當召用不料一疾不

起士大夫无不嗟惜矧辱契愛者每乎惟卷懷事業放情山水
寓意詩文其取於造物廉矣然猶奪其年如此之遽天理何可
曉也襄奉在幾節哀自重不宣

溧陽鄧宰 延淳熙九年

其頓首啟辱書翰喜承別後履况集福下車將期月學道愛人
之志可以少施財賦匱乏所在固有然虛數如此其多亦太甚
矣既番鑰相知別無掣肘頗可隨事料理否左氏類對三復歎
仰恨崔大雅不及見此版本也綠淨高想如故公餘登覽形於
篇詠追繼孟生為金淵之美談不亦樂乎未由再晤万万保愛
不宣

王教授巽伯

申

淳熙十年

其頓首啟戊戌歲在殿廬讀左右所對策自齊家治國修身正
心而至于遠便嬖用正人刑四凶少正卯辨即墨阿大夫首尾
殆七千言意忠而氣直辭達而理暢雖未識面此心固已降矣
自爾叨塵益過分乃不能畧誦周南之滯徒有愧怍往來於心
以是不敢相聞敢畜不鄙陋既以書先又有以教之幸甚過望
不可言也冬凜孝履何如 主上深念養兵衆且久民力殆不
能支慨然欲議屯田御札示將帥監司尋慮其擾博謀卿士擇

人而後付可見謹之重之不敢輕舉矣左右端居餘暇非特條陳利病又且畫為可行之策自非以范文正之心為心而循其故事孰肯如此願其實何以當之豈所謂寧有不可告而告之者耶佩服至意莫知紀極謹寘几案間朝夕披閱緣眾人未有定論頃俟極其所至乃當發明仁言之利決不敢虛辱厚况來介索報兄迫亟此道謝餘幾節哀自重不宣

新長沙宰劉仲洪

德秀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啟間遠不勝思企至後方辱八月所惠書雖云甚久亦足為尉適日想惟尊候萬福通才束於著令屈臨一邑矧復需次殊鬱輿論某叨塵過分夙夜憂愧欲從容州縣以安方寸而不可得古人仕至六百石輒免去有以也夫仲遠見闕可喜莫申明免對否未由會晤萬萬為才業厚愛不宣

陳機宜

琦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別久不勝頌企辱書喜承尊候萬福容從固可樂况龍圖公名德甚重錦官城古今號為樂土於此游宦其樂又豈他處比也北方惘疑虛唱所在皆然度葛王無恙必懲覆轍纔易世便自不可保兩司數論蜀中邊防事皆經遠之慮朝廷一一報去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賴幕中之辨更幾以時珍

厚共赴功名之會不宣

卞質

淳熙十年

某啟兩承惠字具承孝履如宜先夫通判清名奧學當享遐齡
奄茲淪謝良極嗟惜行實幸得三復惡語恐不足以發揮潛德
未敢造次以田易僧寺葬地可行今先納參議史即中書託完
轉叩制帥不欲徑言之如謂參議亦須婉其辭蓋賓主皆奉親
此等事非所樂聞耳餘冀節哀自重不宣

岳林智顛

淳熙十年

某拜手兩辱書况具審起居清安坐夏人多此非力致必有以
服其心矣正宜大闡宗風未可便打退鼓也某自得宜春兄父
子之訃憂懣成疾極難堪處今又聞族姑不幸老懷益深惻楚
已免百千助其葬事切勸伯隱兄弟乘時了却世俗益益之費
皆可削也度牒止給川廣此未有之餘冀保愛不宣

福州西禪德瓌

淳熙十一年

某啟久不聞問馳企良深辱近書喜承啟處清勝林下道人猶
有多病奄衰之嘆况如不才冒處要劇愧惧交懷豈止髮白面
皺而已常河依然之性則不繫於老少安得晤言共究斯事臨
風悵悵荔子歲煩遣致感怍而已樗蒲綾一足謾寄意餘惟保

愛不宣

沈叔晦 淳熙十一年

某悚息拜啟自聞先德棄背屢欲附狀而營職疲勞因循未果
惟是企仰未嘗一日去心逮承祥琴已御膺入幕之命雖欲遣
記則已後時忽迂誨翰慚作無以自解亦惟故人怒察而已歲
事將訖共惟尊候萬福北堂夫人壽祺增永左右氣節學殖宜
在中朝復從外補未應輿論有誦周南之滯者某叨塵益踰分
量未知所以塞責相識非不衆其肯以直諒相益者絕少已為
小人之歸固所未問至于尸祿素餐負上委寄罪將若何以此
日夜不勝其愧且恐也值便函謝來辱未暇他及寒凜所幾保
重不宣

徐居厚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近別不勝傾企辱書喜承侍履佳福邵武闕聞十
五日當射果得之亦勝它處貧者士之常若親老則須有以娛
其志左右今當以負來為急未可專慕曲肱陋巷也某冒居高
位千慮百憂未嘗頃刻少安不相知者滔滔亦有以自取豈敢
尤人是非得失在所不計只是力小任重無補國家此為愧耳
梨棊輟甘旨之餘拜嘉感幸紫隔一足衣絹信之湖綿二十兩

敬助尊夫人禦冬雜用皇恐皇恐秋冷切冀保愛不宣

張唐卿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辱書喜承別後起居佳勝某叨塵過分正此悚懼褒語非所敢當水寨舡甚勞相視圖本精詳尤見番神上江打舡在此不覺皇張而彼之科擾當十倍於此又順流撐駕大費人力勢須別作措置三數日間即降指揮或有未安却幸垂論忽忽且此為報餘冀珍愛倚俟榮改不宣

江寧曾宰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辱書喜承消吉洗印履况集福紹興末見金陵倚郭事極簡而盛邑尤號易治每謂洪令終日蕭然飲酒圍棋而已今何為頓異也學道愛人惟字民乃可施設名家雋胃更宜勉旃番鑰因書當道才美餘惟若時珍愛以俟時陟不宣

奚元美

商衡

淳熙十二年

悚懼息再拜日困應鼎浸踈嗣問方此愧企辱手教喜承尊候萬福賤生之日每蒙軫記不勝慙荷集句甚工自剞公及臨江孔氏江陰葛上以來久無此作矣山房筆語凡六經諸史及本朝事實無不貫穿它日當版行以示後學不鄙見示何感如之左右名重當世用此見嫉於人一動一靜更宜審處無諸同

年方岌岌不自安始置是事永嘉當徐圖之忽忽遣謝莫寫心
曲續別拜伏酥蜜食二斤果食八斤值節謾往子厚乞巧文今
可作否彼最喜 劬前人如新堂記答常中立書之類吾人獨
不可遊戲於斯乎秋熟萬萬保愛庭闈均介多祥不宣
雜說載典故最難石林燕語箋注極多蓋謂是也端明學士中
興以來侍從如董耘胡文修輩極衆近歲如王曦亦是直云特
敏公而已則未可秦檜記得賜謚忠獻而未審樞密使副知院
同知近歲勅局修書不合並入雜壓并殿下不合並刻石位或
者多云失改正非也

王景文

贊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讀名章後語願結交之日久矣間者僅一面今遂
十五年矣會晤既未諧音問亦復不通惟有傾企常往來于心
也忽奉緘書詞原如翻三峽之浪快讀殆不能去手何感如之
何尉如之訊後不審履况奚以留意詩易益當見聖人之用心
妙固執事緒餘而所謂幻者無乃大謙乎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它日尚容請教姑此復來况餘惟以時保愛不宣

李守陸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別後不勝傾向夏熟緬惟孝履夫裕萬里護先公之

蘧善達故鄉此天相非人力也送終大事更冀勉旃長書詞義
惻惻感悵無已某荷先公知愛特厚自從永訣悲愴異常昨既
與諸公共致奠文不敢別叙其私乃如哀挽豈容但已屬兩月
來目疾大作繼以感風暴下更無一好日况勉強十章殊不成
文蓋荒唐有素今復憂邊思職翰墨都捐况值病衰思致尤窘
雖然就使不忙不病亦安得好語耶相望遠邈後會難必萬萬
節哀自重不宣

時教授

瀾

淳熙十二年

某頃首前年六月辱寄示平勃王成論理致高遠諷味不能去
手屬應鼎少暇而持書人又不待報遂成因循昨因徐譚二君
近呂子約歸皆記道愧謝既荷心照必未貽誚也茲勤嗣問喜
審履况佳適二序并書益歎辭遠來諭謂太史公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是固得進道之門積而不已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如孟
子所云非可知之實耶昔東萊切切然以先知覺後知今不復
有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君等更幾勉旃餘惟保愛不宣

王宰

淮

淳熙十二年

某頃首辱書喜承別後履况集福需次實淹才猷然迨此暇時
涵養器業於親側亦足樂矣劉承務書已收去年其兒名孝立

者相訪出元城數帖後有詹靜江諸人跋且云累喪在廣東無力遷葬子衡因為題數百字寄穀鞮帥馬漕韓倉諷其資助後來不曾得報未知真偽竟何如今劉殊不及之莫是別有浮湛否忽忽姑此布復餘冀以時保愛不宣

陳德卿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洊勤惠翰喜承况集福長書偉麗中以文編凡可寓謙勤而致誠意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塗之人亦當曲從况託卿粉之好乎左右所求又非甚高不過一二書覓薦削耳此而固拒豈近人情所以遲遲未能輕發者正以監司帥臣歲有文字三殿紙而求者常不下數十人舉者之難甚於求者蓋既有故舊有辨職事人又有親戚對易者其以中都之勢逼而取之乃一端耳若監司帥臣偶是相知則或從或違尚無利害萬一孟進強而不從彼此寧免懷疑乎幸左右到官未久顧少需之且如鄱陽彭丞亦鄉人近嘗親至此告以曲折而歸自某面上言之只二賢者自要文字十紙而相參臺諫侍從故舊又不知其幾果可一一取必否此甚易知所以縷縷布聞者緣道遠勞煩專人丞聽亦未易辨非如珠玉可得於咳唾間是以不覺占吏喋喋耳屬感風已旬日勢猶未已欲取佳篇廢和一二不能也

向熟萬萬保重不宣

胡長彥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拜啟比方遣狀并納石刻茲復拜墨妙殊深佩刻秋暑
共惟尊候萬福某衰病久當劇任常懼顛沛以忝所生每臨初
度感悵增切豈謂長者敦篤契好歲貽傑作今茲中和之說上
自六經下至漢唐自括殆無遺者正使盛年苦學未易臻此孰
謂年開九秩乃爾精博用是占壽考之祥則千二百歲何疑焉
無以翦厚况輒致忱禱如此廬陵比困旱歉上自擇趙守往蘓
疲忙果不負知人之明甚休甚休

周禪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辱書喜承履况清福眷聚吉慶某頭童齒豁久合
歸休益冒恩榮將何以稱一味憂愧而已故人宜規而頌雖佩
愛予然非所望也盡熟可畏水鄉少過從不妨賦詠於茂林修
竹間東坡云無事若靜坐一日是兩日竊計所得皆倍於我豈
止歲月閑忙耶何時入都尚圖晤語未間保重不宣

彭澤周宰

朋來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啟去臘嘗辱書况既冗且病而走介久不待報遂成因
循愧企常往來于心也暑雨不審履况何如有民有社是行所

學今幸非淵明之時正當勵梁公事業耳長牋文采甚奇欽歎
無已未由再晤萬萬保愛以俟識擢不宣

贛縣葉丞 才老淳熙十三年

其頌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謹許何每書來道足下學問賢
德累數十言雖未識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書况貳以長牋
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况復何如次韻蒙求精切博洽詎獨遠
過李瀚如王令亦當敬避下風轉示朝士無不咨美合即板行
自應與學者共之甚休甚休何時晤語發淺陋臨風振望餘
幾善愛不宣

邵武張簿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辱三月所惠書喜承別後起居佳勝內之議論外之方
維見教諄諄累數千言連日披讀不能去手非以先東萊師友
之誼今石湖舅甥之好其孰肯不鄙而教之如此之周也每惟
叨踰過分心雖勞而力弗勝恐卒負士友所期望而益重風倍
之弊是以朝夕羞愧未知所以自解徒有感刻不忘于中姑此
道謝餘冀加愛

成都路王鈐幹 聞禮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啟辱六月書况喜承幕府雍容坐應多福某叨塵過分

日切兢懼薦賢乃第一義其如孤跡不為衆論所與王弱翁輩
適以累之耳折估為六十州之害亦嘗深思求之文策粗得其
說正緣獨力無助有唱莫應未容改為柰何左右雖職清事簡
然協贊制閭其功非簿書期會可比但古今是非難信又接乎
耳者止出士大夫之愛憎所謂民之真毀譽何由可聞更新熟
講此外萬萬保愛

南陵郭寧

堯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啟辱九月書具審履况多裕至尉補欠足彰敏乎亦有
頑民妄狀陳訴刑部初擬送提刑司委官體究嘗論以恐長小
人之勢別令勘當然不可不大為之防蓋作邑誠未易耳豫章
帖極佳忽忽姑此布復餘冀以時保愛

俞宰庭椿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啟去秋經從疊荷迂顧行色忽忽殊恨不歛歸而社門
無從奉記方切傾鄉好音來暨喜承履况集福周禮六官譎誤
每以為疑今讀復古篇謂每官皆六十釐正甚詳其論司徒尤
善昔韓退之在西掖頗久而外集僅存崔群除戶侍一制首亡
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其末僅有擇才經賦一句唐戶部專掌財
賦而退之自有先後之序殆與左右論議合非深於經者不足

以與此又世婦當為一官環人義不主園前皆人未嘗及者問
 發多矣稍涼當以教語附其後目前非獨矣熟巨堪兼腹疾半
 月餘尚未全愈極為疲憊未暇致思也歐帖甚妙但治平四年
 三月丙詔乃神廟親札是歲正月英宗已上僊未踰年故
 未改元宜亟正之恐摹印漸廣耳稍安別奉記錄惟加愛不宣
 十有四者去年字霸古魄字更無可疑唐君碑蓋何從得之便
 可添入跋語中

周行可

紹熙元年

其啟數勤迂顧得奉談笑極以尉幸即刻起居何如詩傳博取
 諸儒之說以合經旨用力至矣連日細讀開發為多佳篇長短
 句又時規模前輩未嘗苟作既從於湖文識南軒定自不化也
 不映酒饌聊代白晤餘冀保愛不宣

黃日新

紹興元年

其啟遠蒙相過寵惠長書極論師友之誼自非志勤學富孰能
 及此愧其無以稱也附圖通鑑韻語積二十餘年之力使千三
 百餘年治亂興衰聚于一編自博而約以便觀覽是書若成學
 者時願見而不可得乃反皇皇然預求當世名儒為序為跋以
 發揚之抑何謙也其老諄廢學安敢輒附名諸公之後而誨諭

諄勤當有以報詳觀之下所次韻語自云以通鑑節要為主然
後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槩謂溫公纂書是以廣帝學故其事備
其帙繁退而思與天下後世常布同之故舉其綱撮其要其說
美矣然今所謂自序者既有神考寵以冠序之語又有退居
獨樂園取舊編削繁蕪之文按公當裕陵上賓之兩月即入
為門下侍郎於時尚未用廟號也其後拜相薨于位豈嘗再歸
讀書堂耶若謂在元豐中居洛將其初未奉諱安得謂之神
考設使節要先成序文後作亦當略言其故柰何全不及之抵
語如此非文正親筆甚明朱公元晦知而不言蓋期足下進於
道而不在于書也元晦又謂諸圖用力不可及自可孤行其待
足下至矣他日成編敢不敬題其後忽忽奉此或未行尚圖面
叙不宣

趙蕃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啟辱書翰欣審別後履况集福某老病不才潘翰之寄
已力控免矣况封示近作歎服彌甚徐子筆力超邁一第何足
取莫可勸其且留意舉業以紹世科然後竟此事否前輩雖歐
陽相公猶未免如此也陳明叔之子嘗薄周旋之屬兩月來瘡
瘍為崇兩手尤甚執筆良艱占吏草草惟冀保愛不宣某悚息

啟昌甫監廟從事鄉友

大和趙宰

師與

紹興二年

其悚息啟近問欣審邑政已成履况集福紅藥名醞併辱佳惠
遂無頭墮舉眼懶開之歎何感如之除明叔篆深有騎省筆法
揭之縣宇可謂壯觀徐又嘗題臨江之清江臺近歲張安國書
而易之每為太息去年屬潘守詢訪偶得之入石遂為江西二
絕矣忽忽姑此叙謝餘冀保愛以需識擢不宣

清湘楊宰

始

其悚息啟自頃復狀老病杜門無由嗣音方此馳企辱惠問喜

審官况安適彭守深惜其去士大夫有意為民者多矣徃徃才
力有限施舍之際解知本指幸得此君又不能滿任造物殊難
曉也承下車一考有丰漕已薦聞行慶獎擢所諭備悉偶倉臺
昔有見攻之嫌他處難及之恐會語涉商量耳高明能加亮否
未由會晤臨風依向秋暑萬萬保晉人還布復不宣

劉棠仲贊

紹興二年

其悚息稍間起居何如朋酒聊助昆仲燕集才華敏妙固不必
妙固不必乞巧也故事扇知是青氈舊物屢欲印去適九夏雨
涼未果遣令欲清秋而酷暑異常輒往十柄或可用至八月耳

他侯面承

彭清卿

叔夏 紹熙五年

某頓首昨日荷垂顧經昔起居佳勝前婁得新詩固深歎服茲緣徙居蒙以百韻為沉學廣詞健步驟前哲非流輩所能髣髴愧不肖無以稱惟當逢人說項斯耳專此為謝不宣

開光師序

紹興二年

某啟曩幸欵言間違傾企辱書欣審戒體輕安二頌句中有眼殊深歎服所愧老謬不足以當之耳前秋到山中頗惜瀑水今春雨雪有餘飛流濺沫極天下之壯觀徒形夢想而已石刻佳茗並荷垂寄州附子二十枚聊致藥籠笑番為幸餘希保愛不

宣

無錫吳宰

獵

某悚息啟睽異歲月浩然每懷劇談輒以悵望雙緘遠暨喜承游月恢然官况安適某久病不才自合退休聖恩游至謂難回避竭耒士鄉想欵夫之餘風思文潛之遺事既不吝復見矣庶幾賢者可以語晤則又游官他邦無由欵承此情快日可想而知也長牋詞意高古當珍藏以為永好屬禱而末應憂愧中畧此叙謝餘惟為遠業珍愛即俟晉用不宣

相陰林宰 紹熙二年

某悚息啟辱惠問喜審官况安適湛氏自貽伊戚初緩而後急者亦隨其理勢何容心焉過煩道謝祇以為愧民訟固願從簡但被或無辜拘繫之類至今親戚有詞安得不下縣取案蓋當官能平氣盡心者寡矣若州郡便迫人相擾則是遽信偏詞不過具因依催結絕所謂移送十無一二况諸司日日打罵州府豈敢必其無詞耶內有果是無理邑中明與辨析差人解州當如湛輩窮治以警妄訴庶幾兩得未審雅意如何治盜方欲奉聞見此商議不知移寨還舊處已了畢否忽忽姑此布復餘希厚愛不宣某悚息啟 知縣承事僚友

安化徐宰

華國

某悚息啟比幸晤言既別傾企辱雙緘盛禮喜承消吉視篆坐膺丕祉邑僻人頑想信費料理然豈弟之政自足化民成俗殆未可以它吏期也某衰老備負待諸邑曲盡其至近頗以寬縱相玩或符移不報或飲宴廢事此雖深當自盡然至於悞事則未免差人稍加督責况新漕風未聳聞尤不可忽惟賢者能亮誠意乃敢盡言餘冀保愛有可垂諭毋惜片紙以告不宣

益陽黃宰

淡 紹熙三年春

某悚息啟游勤惠問喜審履况安裕清修寺詩荷介念石不必
移只番守中為佳財賦方委官下諸縣剗制若貴治以時催起
則可免其一行彼此之幸也如強竊盜煩督巡尉嚴行捕治聞
管下多有隱而不言者耳忽忽姑此布復餘冀珍愛不宣

禮陵謝宰

鼎

某悚息啟辱示諭喜審奉親治民履况集福某蒙恩復職方此
控辭首往長牋茅深悚感百里甚勞區處緣諸邑財賦欠多州
家用乏而期會又不以時報已差王簿督責蓋非得已若治境
能無遠欠使所差官免勤館人亦彼此之利也餘冀保願以需
未渥不宣

攸縣歐陽尉

巖起

某悚息啟比勤寵顧幸得款承別後方切傾鄉辱書喜承官况
清適爵里况備悉邑境盜有未獲者切煩加意捕治至祝忽忽
姑此布復餘幾厚愛不宣

知縣相會煩致意攸溪文已收科義米擾人畧不來商量何也
主簿所示坊場事其利害曉然須俟新宰至議之

臨武林宰寶

檢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游勤惠問喜審官况寧嘉財賦匱乏所在皆然樽節

外別無說也。兼兵須從太守保明，乃可施行。彈壓緝捕，不知共
幾人。煩先開具數目，及補授年月，所居鄉分一一垂諭。當斟酌
行下土軍，何不稟白州郡，既衣糧在邑中，支請豈容強狠難制
也。忽忽姑此布復餘。幾厚愛不宣。

故址 策安柳宰 林 紹熙三年

某悚息。比復書，幸達茲沐。嗣問喜審，已遂洗印，起居住福邑中。
屢經回祿，其何以堪。比憲章云嘗撥漕司錢米相助，太守亦仁
賢，凡百必不掣善書之肘也。張憲二書已收，餘冀珍愛，以需考
績不宣。

趙藏

紹興三年

某悚息。啟辱去臘書翰，喜承履况，集福令兄再得祠，可喜。書幸
呈似邑宰書中，已及昆仲依託之意矣。十月以後，月給三十斤，
并糴合香元一兩，並封去。雜藥物之類，皆以俸為之。帥司本州
月支供給，添給凡萬緡，更無毫髮贏餘。窘迫殊可笑也。偶赤目
為祟，久不親染，惟幾厚愛不宣。

書稟卷第二

書高

同治六年六月



编码错误

卷端应：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七

書稿卷第二

陸務觀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啟

近疎奉記

非獨緒使

亦以目疾

為崇經月

未愈有

妨執筆其

於帳仰殆

不勝言歲

事告新共

惟候萬福

某力小任

重已非所

安年衰氣

索又覺難

於夫吾思奉談笑於雲門鑑湖

之間恨無飛羽也逼節尤兄亟此為問願乘泰亨早陟班列此

亦眾論所同祝者官會一角封納餘乞保重不宣某頓首再拜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一

陸務觀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啟

近疎奉記

非獨緒使

亦以目疾

為崇經月

未愈有

妨執筆其

於帳仰殆

不勝言歲

事告新共

惟候萬福

某力小任

重已非所

務觀知府編修尊兄執事

又陳君舉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近不聞問共惟尊候萬福眷聚吉慶胡君何故未

來李侍郎六月間恐可到此牒試尚難指擬也景元竟就祠祿

天台若少助之亦無妨否囑宗正宛轉如何更俟來諭龍圖墳

地不謂小人又爾侵犯是誠巨堪太守書謾封去人各有所見

難強之也聞親舊已貽書別乘料理茅恐疎决近耳子宜想時

相會切為致意某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計憂惱成疾在此極不

皇安奉行文書既以抹過不暇至於經國遠慮略不能措意其

間豈有心知其非而常可強顏者耶因鄭君遣介草草為問餘

冀保愛不宣

紹熙三年

某竊以清和協序共惟某官主盟斯文高厚顯相台候萬福願

聖之詞時見邸報中西垣者上計已消吉由此領袖鼈禁無疑

每用是以釋企仰更斬愛玉體以承帝渥某比遣狀幸違祠請

曲蒙借助感荷無斃昔人乞身強健時固欲優哉以全晚節若

僕者年齡如此有病交攻勢窮力殆初非得已苟免鄙笑已幸

它後何云目前藥不離口傍及妻稚日日問醫比復失三歲次

孫年來星運不寧常惴惴于懷也黃瑞安文字已收潘葑以舍
入下諭雖微換易自當那輟但今歲三章始緣行之薦師日先
已半諾既而陳同甫又來力薦右不皆死今當柰何元樞于宜
諸公多薦糴場勢未容諾而頃所稟數人外去臘適爭數日不
曾舉張善化及邱教授趙帳幹比皆以照牒來責償莫知所措
幸潘葑成資在來夏莫可待至臘月否今且照納牒不敢食言
一語少欺他日何以自解故人必諒此心坐是亦未敢作潘葑
書幸為說及瑞安回字先發去得免浮湛幸甚

淳熙十一年

又徐子宜

某頓首再拜比辱九月二十五日書况不勝尉感訊後不審孝
履何如想侍北堂夫人所履支勝某以一身而周百慮其惧其
勞其危皆可意度得失有命此非所計惟中外之事未易區處
顧於斯時而載位高畧無相助之人其將何以塞責而副聖主
委任之意耶物情隔越使來者不能盡情此不肖之大病平居
每以為患而學力不至所養不固臨事輒忘之此正當克己自
反而不敢在人者非老兄相愛厚熟肯箴其膏肓感激感激象
先每以不容款曲為恨李簡州述得書嘗同施參為丞相言宜
與一郡又不欲逼更俟旦夕言之第恐其鄉人自為矛盾耳乳

香鍾乳茸附各致少許此誠不可闕緣例却四方饋遺而素不
服暖藥餘無贏也先奉議既吉祭日後來歸未承晤問更幾保
愛因仲潛專人回附此適日疾未愈不能詳謹皇恐不宣某頓
首再拜

又 紹熙四年

某茲承榮遷宰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喜欲作書為慶而連日疾
眩牽聯頭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極艱遂爾占吏當辱情察少意
某去冬到官一考懇還郡寄蒙恩降詔不允深欲勉強少留以
圖報塞今復半載矣乃自春以來衰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廢
忘最是兩眼如割視物艱辛從舊術者多云今歲運氣不佳自
推是如此初未亦甚深信今覺得疾病嬰纏甚可畏也若不亟
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聖主批降詔不允則再請
又須數十日欲稟白宰執先為奏過度幾相應已諭舊吏得台
旨方投奏劄仍告一言於右史中書舍人緣不能親書所以附
此叙懇得同致力莫大之賜也它未暇及惟新為國保重
某頓首啟問者幸數面知賢而不能用其愧可知執事既不以
是見望乃因其冒居西府猶有以教之其相期厚矣自揣何以

貴州曾司尹元夫

淳熙九年

當此惟極慙感通日想惟履况多福湖廣利病謹已三復守令
誠得人雖遇人旱人亦不忍為盜此固為治之本也若乃兵卒
未練日夜以為慮憲車甚留意職事沙侯威嚴素著去冬上特
加路鈐以寵之必能振職以為報其他有可垂諭者繼此尚幸
不鄙此外萬萬厚愛

又李守

慶元二年

某拜啟知郡朝議麾下分手歲月浩然企詠未嘗少忘去年下
元節臨安轉致七月旦書翰勤勤累幅把玩不能釋萬里相望
踰十旬方領來教僻居無人京便不能即致報幅今又踰十旬

矣懶慢之罪何以自贖亦恃久要以不恐耳即且共推台候倍
擁殊祉分符涓井行當秩滿聞已除代且別有番擢杜門莫知
其詳有如政述通明家學淵博自應入登要路朝夕以冀其老
而多病去年歲旦即上章納祿秋間方拜俞旨只今藉藥石以
扶持其他一切弗暇問文簡公文字不曾得賢李書宗工鉅儒
應有大手筆發揮事業其既非其人况衰疾乎宛轉叙謝濡滯
浮湛皆所不免曾次陳陳未容披瀉惟幾為時珍嗇亟對君節
不宣

某拜閣候門卷集緬想上下均祉夫著郎中方土要津多賀多

賀制幹亦聞改除未果專狀小兒待撫倅已數年今尚有年餘
關也附子天雄梁墨竹筵叩杖遠物陳前佩刻無已紫蓮花紗
一采聊締僑札之好不在物也劉衡州家事大著郎中必於家
訊中詳言之某再拜慕其誠其公此者非其公此者非其公此者
其誠其時教授瀾淳熙十二年其誠其時教授瀾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前年六月辱寄示平勃王成論理致高遠諷味不能去
手屬應鼎少暇而持書人又不待報遂成因循昨因徐譚二君
述呂子約歸皆託道愧謝既荷必照必貽誚也茲勤嗣問喜審
履健佳適二序并書益嘆辭達來諭謂太史公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是固得進賢之門積而不已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如孟子
所云非可知之寶耶昔東萊切切然以先知覺後知今不復有
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君等更幾勉旃餘惟保愛不宣

又任宰 慶元六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夏暑字民底績翁受多祉先德潛懿雖不敢
失實然懼骫骳不足行遠寄示副墨不勝悚感樣式有古意筆
君佳士篆自工也尊紳中興頌語溪碑鰻線過荷寵惠李西臺
書偶收得墨蹟數軸適以病再旬未愈尚稽一言考工記三復
歎仰近者俞新塗亦嘗考證謂其屬皆散在五官中亦是一說

然豈若因其文類而析之為工也振濟自來極難知未諭則均
無貧人甚善甚善暑中無可寄遠土織克絲二疋畫扇十柄謾
往餘冀保愛以需榮改不宣

陳德卿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存勤惠翰喜承履况集福長書偉麗申以文編凡可
寓謙勤而致誠意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塗之人亦當曲從况託
鄉粉之好乎左右所求又非甚高不過欲一二書覓削薦耳此
而固拒豈近人情所以遲遲未能輕發者正以監司帥臣歲有
文字三數紙而求者常不下數十人舉者之難甚於求者蓋既
有故舊又有辦職事人又有親戚對易者其以中都之勢逼而
取之乃一端耳若監司帥臣偶是相知則或從或違尚無利害
萬一孟進強而不從彼此寧免懷疑乎幸左右到官未久願少
需之且如番陽彭丞亦鄉人也近嘗親至此告以曲折而歸自
某面上言之只二賢者自要文字十紙而參臺諫侍從故舊又
不知其幾果可一一取必否此甚易知所以縷縷布聞者緣道
遠勞煩專人丞聽亦未易辦非如珠玉可得於咳唾間是以不
覺占吏喋喋耳屬感風已旬日勢猶未已欲取佳篇屬和一二
不能也向熟萬萬保重不宣

不雅也 穎縣葉丞

才老

淳熙十三年

某頃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謹許可每書來道足亦學問賢
德累數十言雖未識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書况貳以長牋
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况復何次韻象求精切博洽非獨遠過
李翰如玉令亦當敬避下風轉示朝士無不咨美今既版行自
應與學者共之甚休甚休何時晤語警發淺陋臨風悵望餘幾
善爰不宣

黃日新

紹熙元年

某啟遠蒙相過寵惠長書極論師友之誼自非志勤學富孰能
及此愧某無以稱也附圖通鑑韻語積二十餘年之力使千三
百餘年治亂興衰聚于一編自博而約以便觀覽是書若成學
者將願見而不可得乃反皇皇然預求當世名儒為序為跋以
發揚之抑何謙也某老諱廢學安敢輒附名諸公之後而誨諭
諄勤當有以報詳觀足下所次韻語自云以通鑑節要為主然
後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槩謂溫公纂書是以廣帝學故其事備
其帙繁退而思與天下後世常布同之故舉其綱撮其要其說
美矣然今所謂自序者既有神考寵以冠序之語又有退居獨
樂園取舊編削繁蕪之文按公當裕陵上賓之兩月即入為門

下侍郎尚未用廟號也其後拜相薨于位豈嘗再歸講書堂耶
若謂在元豐中居洛時則初未奉諱安得謂之神考設使節要
先成序文後作當畧言其故柰何全不及之抵語如此文正親
節甚明朱公元晦知而不言蓋期足下進于道而不在其手書
也元晦又謂諸圖用力不可及白可孤行其待足下至矣它日
成編敢不敬題其後忽忽奉此或未行尚圖面叙不宣

又趙蕃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啟比覩因任之報方切贊善便中得首春華翰喜承履
候多福古詩愈奇緬懷劉張潘殊以悵然某強顏忽忽累月行

當自弛歸理荒徑它無足言長沙比極窘匱非到此不知向來
從容之源流大抵各是趣了目前不恤後日其於甲令則所不
問某方及是遂費支吾深言又似拒四方之賓客因來諭略及
之它日會面方可白也冬春大煖遂若赤日全不能作字值為
宰端便畧此占謝餘惟順令願養不宣

清湘楊宰

始

某悚息啟自頃復狀老病杜門無由嗣音方此馳企辱惠問喜
審官况安適彭守深惜其去士大夫有意為民者多矣往往才
力有限施設之際鮮知本指幸得此君又不能滿任造物殊難

曉也承下車一考有丰漕已薦聞行慶獎擢所諭備悉偶倉臺
昔有見攻之嫌他處難及之恐會語涉商量耳高明能加
未由會晤臨風依向秋暑萬萬保耆人還布復不宣

又開先師序

紹熙二年

某拜手辱書喜承戒體清安坐夏今幾士想甚有學道之人見
性之說何不領畧此豈俗儒所能辨乎殿記已收張無盡大悟
大徹縱橫妙用何可當如某不過排此紙上語有何見解幸賴
濡須華翰以傳耳安樂茶百正分餉至感南安焦溪及此間傳
檐各二十餅既是熟茶多啜無害也忽忽姑此布復餘希為眾
加愛不宣

又

某拜手遠辱書翰欣審戒體清安示諭去任任緣期於無愧未
嘗介懷此正平日用工夫處今乃得力甚喜寶巖雖匱乏傾側
不妨結緣如在圖通時也某自開退不敢先發時官書有來即
答之耳安樂茶荷分况闕乳十片謾往餘希厚愛不宣

又無錫吳宰

獵

某悚息拜啟別日滋久傾企良深音驛不能頻致更以為愧春
元甫廟緬惟道與時亨倍擁如川之祉某以衰殘理繁劇可謂

不自量而強所短豈料幸逃殿罰俯仰三職微諸賢有以掩覆
之何以及此今象上恩旣鎮藉此且為歸計安敢希畫綉之
榮耶辭廟二丈頗迷鄙意別紙錄去煩呈似南強平父也馮教
授舉狀垂成而職司未入手乃公廷勞以為言不敢効近世姑
用虛言塞責詳具強書中更望相與實圖利之旅瑣遺記草草
餘惟為遠業珍厚以俟晉遷道夫袖詩送別深以為感不宣

某悚息啟

湘陰林宰

米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

湘陰林宰

米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

某悚息啟辱惠問喜審官况安適湛氏自貽伊戚初緩而後急
者亦隨其理執勢何容心為過煩道謝祇以為愧民訟固願從簡
但彼或無辜拘繫之類至今親戚有詞安得不下縣取案蓋當
官能平氣盡心者寡矣若州郡便迫人相擾則是據信偏詞不
過其因依催結絕所謂移送士無一二况諸司日日打罵州府
豈敢必其無詞耶內有果是無理邑中明與辨析差人解州當
如湛輩窮治以警妄訐庶幾兩得未審雅意如何治盜方欲奉
聞見此商議不知移寨還舊處已了畢否忽忽姑此布復餘希
厚愛不宣某悚息啟知縣承事僚友

置某村又

紹熙

三年

閏二月

某悚息啟

湘陰林宰

米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

湘陰林宰

某悚息啟比幸晤言既別傾向承惠問喜審官况寧嘉冬春少

兩今歲十二龍治水人皆以為憂祈禱未應勢甚可慮有合措
置事件千萬先為之備陂渠雖修若無儲蓄猶不修也其他非
書所能盡者更願介念節次垂報魏巡檢無狀本欲對移為要
令就任內移寨仍舊故且少緩若有夫費當為理折幸同所委
官亟圖之暴家歧修釘木植亦然結絕民詞已悉餘冀保愛不

宣
其因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八
亦書三
曾無疑
紹熙四年七月

某頓首近往記幸達存勤墜教喜審理况集福曲記賤生寵以
樂章二疊藻思駿發玩味不能去手所愧無以稱之耳六一集
方以俸金送劉氏兄弟私下刻板免得官中擾人編年自當附
入彙索元彙謹封納是正畢却幸垂示夏旱湖湘亦然老病身
去未遂極費支吾也修城事無逸亦問及嘗縷縷寫去通天下
郡邑何處無郭郭此間斷缺二百餘處存者草木叢生根株盤

互四出日就推毀再三籌度約費十數萬緡可以補治初與豐
漕議藉彼嚴重辦集且免本州侵移之嫌豐漕欣然謂允當乃
敢有請及命下而士人及好閑議論者休以日給當厚廣袤當
削又欲大為濠塹拆毀附近民居而不知軍中役兵自有常例
縮而小之為儉禦計則雖數十萬兵豈能周徧內地非邊防亦
安用如此擾擾皆與本謀相違非口舌能勝遂緩其役以避九
良星者今一面聚集輒反以待後人不必遠求只如廬陵宜春
亦有城否禁軍可防守否近士大夫不問事之本末動輒云云
所以自為謀者一切無所規畫聽其自然蓋疑此也如何如何
餘冀保愛臨風思企

東澗齋寧遠徐宰

由已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啟一陽來復緬惟宜民受祉長牋多福深荷勤至茅切
愧頌諭及佐官曲折已悉前日唐宰人頗稱屈也鍾乳花木遠
方所闕宜畱散施隨行自有之不敢虛占金橘聞地頭亦難得
此等亦足啟窺伺之口欲封回恐損壞已令公庫支十千付來
人分遺同僚美作縣大難謹之又謹乃無後患忝一日雅敢不
盡情外臺想自通書餘冀珍愛不宣

常德傳推官

庸

紹熙四年

其悚息啟比幸再晤既別傾企辱書欣審善達官所侍履多福
湖北仕宦比湖南差冷落却事簡可喜若論人煙則過苑源入
辰陽路更不堪開眼也某念歸久矣蒙 恩徒鎮姑籍是歸舊
隱以養衰疾即遂引道隆寒喜於挾纊也別紙所諭有少曲折
勢未容及且納一書道才美耳雖處囊中鶴在鷄群何患不已
知也餘惟厚愛和宣

其對且曹檢法彥約

紹熙四年

某頓首辱示翰喜承履况集福暫游蓮幕足據素蘊諸臺皆推
重而未有以相成共深太息某向者一見灼知遠器初未詳冰
翁乃果卿也今讀盡心堂賦非特知詞未高妙其及漢唐本末
用意尤遠信深降歎某已辨歸計略此奉覲餘續馳布近書坊
刻玉堂雜記謾往一觀別有兩本煩納二使者緣目痛寫書不
得耳忽忽不宣

項平甫正字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啟疊辱書翰亦頻奉記豈顧若向來款承之為樂也爾
日履况何如登瀛侵久講貫必有新功但深企羨某病日益甚
全不能作字日伺祠報想在道矣奏篇敬讀數過意婉義深學
廣文瞻歎服不已眷聚在此甚安先為修方總坐舡支錢百三

十千米十石為荆南往復之費偶得尊長書却令經過武昌仍
差人護送過湖而自以小舟往相就順流同下仍俟彼起發走
价再來方可離岸自當一一奉承惟是舟人歸日泝流費顆非
特州郡目前窘乏那融未得兼緣總管路鈐輩向開此例今不
可止將來并泮定是攀援遂成此例舟莫若就浙中尋士大夫
來此赴任者就令乘坐以來庶幾支給有詞已給引明言之想
喻此意不然漕司亦須相助它時貼支亦不多矣欲去猶為後
慮迂拙皆此類也占吏草草惟為時珍愛不宣

饒掾事依部符申省照會而已却聞批下刑部勘會鄭文侍
郎既是鄉人必可一言或恐不相照應耳某與鄭文厚正以

目痛未能作書也

陳同甫亮 紹熙四年夏

某悚息啟兩辱書誨深佩至意邇來况履何如天生名世之才
決不徒然特成就有遲速耳廷對必在鼎甲日俟吉語紫微想
不翅如已得因會頃致意某兩月來眼力頗乏全不能作字控
詞請計有成命雖欲附一書力未得也比緣此中好事者收拾
語信妄相關諱尋聞釋然矣馬察推極可喜同僚之幸占吏莫
究所懷惟為時自重

龔編修頤正

紹熙四年

某悚息比方遣記茲辱誨筆喜承起居佳福石湖身後賴左右
調護得前歲夫婦合葬於祖塋之側為惠大矣其他則在後之
人也況刻以平生交分詎不當詳况大手筆篇次有法不過為
之節文申以銘詩耳但某自去年腹疾為祟迄今猶未全愈適
此改移冒大雪挈老幼陸歸以俟祠報勞頓殊不能支須還家
休養身心稍俟春暖即下筆既不及葬期必不較此所遣介告
歸略為此報幸語至忠及二孤也所代遺表尤燦然盡惻怛之
誠海鹽龍祠碑尤高古可法播梓舉箴及三贊皆措意深遠辭
與事稱實之前輩文集亦復何愧天日清明殆有助云旅舍扶
僮作此莫究所懷到廬陵稍定專附狀餘惟頤令珍愛

羅次台克宣

紹熙五年

某頓首前荷携文相過連日快讀如身在康廬而日擊齏孤也
遷居冗擾未暇求款又沐二詩為蝸舍之光自當壓倒劉白何
止能賦短章而已忽忽叙謝不宣非對
苑源李宰 汝工 紹熙五年
某悚息啟辱惠問喜審辦嚴餘暇起居佳勝近吏何日到桃源
風物甚美然地大事繁州郡督迫必峻遠接或有雇夫錢銀之

類切不可夫用分文此第一義也諸司雖或相識最緊是憲守
其他稍遠自不必通姓名聞太守入文字避回憲車兩公性皆
高強理固應爾吾友到官者彼事體如何一兩月後專人垂報
臨時商量若預發書必致疑相恠非徒無益為左右謀甚忠又
策之頗審非惜片紙也蠻佻既定陳倉必赴夔路未知新倉除
誰也度閩銘想非偽當寶藏之蓬萊香十兩聊表意餘惟遠業
加愛眷集均慶不宣

蘇林程倅

準

紹熙五年十二月

蘇林

程倅

蘇林

程倅

蘇林

某拜啟尉禮如右適日凝寒緬惟孝履支持先尚書與學碩才
獨步當世雖登八座未究素蘊引年而歸公論翁然謂當享百
年之期主盟斯文奄爾淪謝士大夫無不嗟惜况契愛至厚者
乎今年來夢相見甚頻雖出仰慕亦由尚書將遂僊去故為是
神交耶臨風倍切悲悵屬社門人事盡廢尚稽致唁忽得令姪
宣教書悲駭無已浙兵不慣遠涉在道頗久立便要歸未能辨
微禮私居又重於借急足尚圖後信餘惟節哀自重不宣

孫彥橋

謙益

紹熙五年六月

某頓首前奉記納六一集必遂閱徹毒暑不審尊履比何如曾
無疑送別集目錄來共三冊并移改手書五卷丁朝佐劄子一

幅並納呈幸子細點勘疾速送示恐未能併子逐旋發來如何
事戒因循且望加念仍令小史牢固簽貼恐有遺失也病軀殊
不能支占叙草草惟冀珍愛不宣

龍泉王琳 紹熙五年四月

某啟蚤荷訪別移刻起居佳勝白免古賦所為體物而瀏亮者
有如抱負奇偉固嘗賓于王矣遭時明昌尚何羨於斯類勉旃
可也示及答先德別紙前五幅亡弟戶曹代作後四幅筆吏劉
賢書回首垂三十年直若世隔感歎無已專奉手啟為謝不宣

福嚴道毅

紹熙五年秋

某啟比動遠餞至感惠問審承戒體輕安生朝荷垂記適重華
上僊痛心疾首豈講禮之時經疏香燭復付來介想能加亮四
衆雲集自他俱利架石導水宛有廬山氣象何由一奉談麈馳
情而已宣矣且在寺中否餘惟厚愛不宣

永豐汪宰

文振

慶元元年十一月

某頓首比幸晤言既別傾企如初奉手教喜承官况安適作邑
匪易上下共知惟學道愛人之君子于不得已之中存心忠厚
隨事致思其功必信于衆此固左右所長而士譽所歸者更幾
不倦以需其成幸甚示及三記六十餘詩大槩文從字順理暢

辭達玩味殆不容釋何文星常聚點歛之分也其老且病已上
重納祿定無足言春元密邇願言保愛以對泰內不宣

陳梅州

自修

慶元二年春

某悚息拜啟自頃復老病支離且無從訪便浸缺嗣音如此傾
鄉何新春共惟台候萬福二千石足以行志想闔境受賜不淺
矣君舉交游三十年心實敬愛不少忘中間為長沙舊僚及一
二唇吻之士妄相關諜左右所深知固嘗為解釋矣近中司論
渠尚有今識其人之語無乃復致疑乎向止謂城上三等戶折
米錢二萬婚致官員月俸欠闕兩月數賞庫損橋口酒錢八千
緡帥官供給無所從出以是指同僚獻利害者君舉何興焉外
此固無毫釐差失而其亦無半言相誣不料好事者釀成口實
慚懼無他因書幸為及此益目擊與耳剝虛實自不同耳未由
款晤臨風情願加保愛別俟召用不宣

寧都傅宰

夢泉

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別後音驛雖疎每極懷想往見執事恢允寬簡固知為
世偉人未審屈臨一邑為政如何凡士夫自翰耒數詢動靜皆
云平易近民事亦辦治屏棄拘攣易縣閭而正之然後知儒術
果非迂而斯民果可服足以塞俗吏之口增吾黨之氣方欲奉

記道懽忻之意便中先勤惠問所謂鄧君尚畱外邑未末也邇日春暄想惟官况益佳眷聚均吉某平生忝冒年至病侵始掛衣冠何足以為高三復來諭汗顏不已金精舊境嘗一游安得陪笑語於其間臨風重以怕悵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呂子約寺丞 慶元貳年十月

某拜啟臨江轉致九月三日書不勝感尉不聞問復月餘想惟德履超勝今似疴疾必已無事賢閭安人少睡必是多慮會稽曲折豈應知也某老病杜門交游殊稀蓋季章痔未全愈耳今秋渴雨美衣大段稀疎小車按行之樂亦豈異得耶注時法計

時通問錢文季寓金華縣俟來春赴班涇邑可謂良圖近附倉司便遣報因書試詢達否劉公度得耿漕文字申明詣曹改官張帥語客云爾未知果如何考亭間得書孜孜范碑殊可敬嘆然亦有疑慶曆諸賢黑白太明致此紛紜六一壯年氣盛切於愛士不知文清渾涵精深期於成務未免責備正獻兄弟方含章不耀人所未知故語言多失中後來大段自悔所謂君子之過不必曲為說道理者如仁宗實錄皆經名公筆削仍親聞當時議論其於西事本未畧不及三公意亦可想今觀自記云學道三十餘年却似後學話說至以忠宣比曉朱亦大過一本

朝諸公心平直如忠宣者幾稀設有真蹟尚未敢必况居仁所
傳耶張續帖在誰家如修性多病之句良可疑殊不知居亦京
非六一語稱明允帖若果有之則黃門龍川志說碑處自當具
言何必引張安道為證也陳無已誅叢尤筆踈如說幸澶淵謂
寇公不容章聖起還內徑自御坐登車是何識見故說文正過
文靖一段野合於集本並列衆論以俟識者蓋小說極難信其
來相告有好惡有差誤秉筆則當快擇耳鄙意如此未知當否
更望批誨以代劇談餘惟厚愛不宣

汪季路司業

慶元二年十二月

其悚息拜啟比奉狀後數過的便每欲嗣記竊意左右日奉親
懽況酣典籍不欲斃精神於無意之書輒不復作今親瞻軍至
既辱誨答又得熟詢動靜喜可知也冬序溫和共惟台候曼福
申命祠庭可占朝廷待遇之意又聞卜居已定殊為贊喜某踰
七望八頓覺衰疲最是耳聾足弱尤妨事它無足云所諭六一
集中有疑及校以碑刻他書苟可見教悉望付示惟呂范一節
朱元晦呂子約屢以為言終不敢曲從者亦豈無說歷觀近代
用心平直如忠宣公可一二數決不違父志強削誌文又本
朝正史惟公兩朝多出名公之手最為可信是時呂氏子弟顯

用于朝者多而於呂范列傳並無一言及此却於孫威敏傳中備載諸呂之疏它傳多有之只如歐公上書攻呂不應遺富文

忠公使虜

詳見東坡所作神道碑書今不傳

其初以為過何者了國之事富誠

堪其任何為不薦不照須用不了事之人此未足病呂至於不使富公知國書意至煩發緘歸換是何用心推是以觀於范公何有哉呂居仁傳歐公自誌再三詰子約實無親筆縱有亦是

歐公自悔前疏太過欲自解於正獻兄弟不須憑也在政府詆言者豈止營屋一端要是責人責已自分兩塗若能合此則為

聖為大賢豈細事哉從諫名書既泛言章疏何必因一二公遂

匿其書也往侍端明尚書嘗見晏九獻與呂帖痛詆歐公以解呂之怒晏匪真罵乃呂深怒欲為調護不知此帖尚在否當時大率類此可以意度子約已傳歐公與蘓明允一帖尤偽蓋明

允初得歐公寄范碑已論此事嘗贊其用心廣大豈待後來黃門龍川志記此甚詳殊不及也陳無已談叢多失輕信頗類齊東野人語今范集載祭呂文自是先得遺書乃用州郡禮致祭初無感激自悔之詞但考兩朝史諸臣傳則未嘗交驩各為國事忠宣必得於過庭豈忍誣其先人自墮不孝之域乎縱筆及此以代面晤餘惟以時自愛不宣

某悚息拜門國大夫人壽祉增崇今次慶禮增加封否奉安與
遷新第何樂如之眷集上下均慶令子昆仲未果別啟小兒待
贛闕已過望矣 內禪碑并 淳熙御書各納二本內制偶為
太和士人傳得院吏所錄要刊刻俟成當納呈其他自知不成
語未當收拾也有所需勿外

張嗣晉晉父 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啟 一別六年懷企不置忽辱書翰喜承履况集福頃得
新詩許與過當每切愧感舊著自投贈楊誠齋至送郭敬夫凡
六十九篇宮商相宣詞意俱高珍藏篋笥時一展玩且逢人說
項斯已而汨汨度日失於馳問今知從同叔於吳門賓主之勝
山川之美恨無人奉陪笑語臨風信極黯然許青陽止此可惜
其子頗衆能元宗否向暄萬萬保愛目疾奉記草草不宣

劉伯深 江陰 除元二年

某頓首辱示翰欣審文履清康報德堂小詩殊不成語表而出
之祇切報顏軸子別寫去但安福刻字全失真如近日橋記李
登仕詩之類皆照昨日太和陳誠之摹衰容來其刻字却可觀
謾往一本可見也鑿坡紀錄又動送示至感匠人却勝城中者
今有玉藻辨證執頃一手雕印蓋相識多來求本耳桂山心地

如佛菩薩惜字書尺禮數不為垂後計未敢題姓名恐識者以
為非他文則可想喻此意人還忽忽占報并有拂手香佩之屬
共三事謾致後房餘惟善愛不宣

永新張宰

大正

慶元三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起居佳福邑無大小其難等耳易地未必諧
就如雅志徒有往復之勞謂宜暫束三傳於高閣姑悉力以活
民事凡百虛心應之使寬嚴適中縱有捍格處更且隱忍美成
在久會當鑄頑成仁也楚詞攷已快讀上卷辭義深遠稀蹤古
人朱趙二子文筆自可喜何必他求落英舊嘗因爾雅謂傲載
權輿落皆訓初遂比訪予落止楚子落章華臺之類疑為初英
今左右連墜露而喻憔悴則與筆落色衰桑之未落不學將落
之義相應其理自長近有臨汝薛慈儉云屈子拳拳宗國至以
身殉豈肯反取伍子胥之讐人今觀所引五子失家巷事謂班
固改易前疑則薛言殆有證矣其謂傷往日悲回風二篇復如
何併錄本去顧闡折衷至如名平字原之訓釋子椒子蘭之比
興分析其章辨明九數不襲不鑿自成一家往往究王逸之餘
發靈均之秘奧諒非神交千古豈易及此然且槩以中道歎多
言之數窮又云漢志直日賦二十五篇後人乃僭名為經曰章

旬日傳皆非是未嘗執一偏之見而曲為說用心可謂至公矣
所著音義雖亡尚可省記而補之否其老病不能出一語少贊
盛美以手書道謝餘惟為民自重不宣一
回封疑新湖北徐帳幹浩 慶元三年
其頓首居幸鄰州聞盛名日舊矣知與元晦君舉從之茂獻諸
公游固宜尚友前哲笑視老諄雖欲強附有所不敢豈圖高誼
先枉手書以重難者數十篇論事之高遠發策之精詳表啟之
得體詩詞之中律譬如奇才異寶森列橫布反覆誦味拱揖不
暇至於唐論五篇探端知緒深切著明尤得作者關鍵而非尋
常文人才士所能及也則雖未識風度而所謂者書道眼驚坐
英談已在不肖耳目中矣方當執熱頓濯清風其快孰禦哉屬
病倦強提筆為謝不審履况何如阻晤語萬萬保愛不宣

晁子與 慶元三年

某拜啟問違歲月崢嶸仰德為勞書翰遠臨歷記舊事殊不類
踰八望九之人知壽祿綿延未艾也感荷以還欣審履况集福
精於調攝又傳文元之心要此固其所敬畏願請教而未遂者
反蒙垂記賤生惠以三詩筆力乃學道之餘事施諸不肖則過
矣其後一星終而生正坐叨竊過當且斲精神於無用心慙足

弱目昏耳聾往者不可追來日復不知自勉視吾兄賢愚相萬
也東里夢寐所不到三復未示又以太息餘惟順令願養追配
喬松不宣

其上閱春集均慶元歸省元未果專狀小兒幸依仁有以教督
之良幸羣從文采交映南渡以來鮮有故家文獻相承如盛族
者欽羨元默想常通書求薦難於登天深恨不能致力也有委

初外
臨川葉季興
慶元三年

某頃首辱十月二十八日書論天人之難明學問之大端申以

二詩意深辭古非識度高明蘊蓄闊富安能及此竊窺雅
欲於前哲並驅爭鶩豈但與近世人文才士相為長雄而已惟
是自處太謙施之不肖者大過愧無以稱也適日凝寒履况何
似向於小兒處得贅譚一編熟讀累日篇篇敬服如謂武王樂
舞孔子明之晏嬰近諛孟子早之莊列異端差毫毫登周漢遷
都規模整暇呂后稱制之由東晉機會之失景帝深刻尚知文
帝之寬厚治也昏庸猶習太宗之納諫申屠嘉未為不學李勣
諫不可掩譽之形過水鏡妍醜畢見物遇權衡輕重無差此貫
穿古今審思力究之功也至於明言形勢不如德之所出足以

彰博洽收人才於科舉之外是以觀議論所恨相望數百里老
病無由面承緒言大啟疑啟臨筆惟切馳企謹奉此為謝餘希
保愛不宣

洪州張瓊 慶元四年四月

某頓首前歲冬嚴仲和過北適曾祖母忌辰初不知從者偕來
茲承華翰感愧無已首夏清和喜承履况集福長書詞義高古
甚非所稱借喻乘槎抑何謙也又雜著五首附別卷連日快讀
如遊清都夜光晶彩照耀銀海徐而審觀則意之所至言必隨
之種績學文夫豈一日之功凡前輩鉅公及近時名士班班見
於卷中則足下平昔博約固有自來通鑑遺說戰國策雜論發
明昔人所未及尤有益於後生何時得奉談笑聞所未聞臨筆
馳企謹奉此為謝向暑保重不宣

廬陵黃同 慶元四年

某頓首昨荷垂顧即惟文履清勝示及詩書詳說緣卷秩稍多
老眼昏花繙閱費日茲方能竟大抵漢儒訓傳皆有傳受語雖
簡而意則長近世諸公講論益詳往往發明聖人之道其有補
於學者甚大然譬之海鳥愈測愈深亦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而已今足下二經既不背先儒之言又能參以

衆說其用力勤其存心善持此誨人足以祛未達施諸決科直
反掌之易耳元本奉還略此為謝不宣

劉三退 慶元五年

某頓首蚤勤寵顧惠以長牋及和陵陽二詩歎服無斃丁未歲
惡札請之汗顏當時不能為地今復何云相國帖幸得三復昔
者周旋如此令人豈止老高之眇而已昭公歐陽蓋判昨日携
冬官書未輒以回字浼從人有如令子涵養一紀決登高第鄉
里自有李寶之郭敬叔近事足繼何必他求不宣

管球 慶元五年二月

某頓首適勤訪別至感移刻起居何如長書四詩三復欽歎今
祖朝奉躬有德賢克備五福子孫衆多親朋徧于鄉閭無故八
年未葬其說安在足下切切以貧為言當折衷以禮經夫子不
云乎稱家之有無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下棺而封人豈有非
之者哉既以是告子游矣子路又問傷哉貧也死無以為禮復
告以稱其財之謂禮今舍此不圖於親且舊文間而望郭元振
范忠宣於他鄉不亦過乎老病無緣番歛十千聊助旋費餘希
善愛不宣

萬邁子德 慶元五年

其頃首疊勤相過至感春和起居住勝平園賦願席之正憎几
 之曲履道之直取履之方其於治潔矩已得其要然後馳騁歷
 代周游四方反乎一鄉之中凡措意遣詞悉又調理而又協韻
 在助語之上合於律度傳言登高能賦可為大夫進而不已一
 第直相恩爾雖然既為僕設未免溢美將出以示人恐貽子虛
 亡是公言過其實之誚抑而弗揚則擲地為金穀無自而發二
 者未知所處足下其重教之不宣

蘇軾奉王千遇希月 慶元五年三月

其頃首疊勤寵訪病倦不能延欸春暄想惟旅食佳勝寵示長

歲及北遊古律詩賦一篇文從字順有意前修體物叙事略無

滯澁之態自非學殖富筆力高安能至是宜乎良齋誠齋稱道

於前四方士大夫交譽於後若僕者老退明農舊學荒廢既無

萬間可以庇子之貧又無一字可以揚子之善惟愧且感不知

所云謹奉此為謝不宣

魯無愧 慶元六年四月

其拜放比荷垂顧以能教不能迄今有味盛作也別後未果奉
 記辱書喜承履况清安某今年五月四日火星入限與當生月
 孛相值對照命宮往來留逆歲莫乃退每以為懼是日遂覺感

冒畏風伏枕何其神也諭及功利之說出洪覺範高僧傳臨川
有本近大和刻墨池閣記謾納二本其一煩送無疑屬病中占
吏草草餘惟珍愛不宣

江州趙倅彥楠 慶元六年夏

某拜啟比以書附譚司理人何為未達茲辱示翰欣審台候集
福禱雨喜遂感應不後時吾中節錄幸得拭目但愧序文不稱
耳告詞何故於其位姓名之下添制曰二字莫是當時告院吏
人差誤或日歷所書如此耶既印當時真本又不應再要當除
去為佳某自端五後抱病迄今未全愈占復草率所幾為時珍
愛竹膺環不宣

大和卓宰洵 慶元六年

某拜啟霜寒共惟政成俟代尊候萬福永翁神道碑久已相諾
只候從者入城面納今新宰既到不免扶病類次但行狀中前
後除授多無年月如任禮侍同知貢舉乃淳熙八年某在榻前
進呈尚記曲折今行狀却與權吏書並作十一年皆差三年又
恐老諄所記不審未知有鄭文脚色否照此事鄭文出守在十
年二月契勘得却子細謂如自權檢正移大理今直書曲折湖
南憲避諫官豈非林居仁乎漕是司馬否今皆潛其姓名矣歲

月則不可無尋常憚於執筆正焉不敢鹵莽耳餘冀保愛即對
召擢不宣

汪提幹

端中

嘉泰元年

某拜啟天氣漸熱共惟執喪盡禮力支裕某往從南豐令親處
轉尚書劄翰嘗丁寧遇便相報欲致鼎答繼傳遺表已上不勝
悲駭屬去夏臥病涉秋平地一跌幾致委頓歲暮乃甦方圖訪
便致唁而專介寵况翰墨三復感悵重以慙忤尚書厚德真才
雖高官遐壽士論猶恨不大用且百年也發揚潛德義不容辭
恨衰病非兩年前此文思益落又方貶秩正此者愆全不成語
姑用翰林所書行實及參以冊綴緝納上龍曾事其固身受其
害然不欲書投鼠忌器蓋有深意者不然明主用人豈渠輩所
能與乎惡札不敢辭正恐尚有合於商量處且未知石大小須
俟來命若篆刻則如陳紫茲可就委只欲知借誰細階然後併
寫道遠不煩專介只送臨安舊吏秘書省雜務張成忠思恭常
有便介頗速也餘冀節哀自重不宣

余知縣

嘉泰元年

某頓首啟尉禮如右霜冷緬惟孝履支持先丞相盛德偉望中
外皆期再相起鎮乃其漸也不謂遂棄斯世殄瘁之悲士大夫

所同其比收道中所答鈞翰方俟開藩嗣布區區則已無及追
惟淳熙同朝之雅恨恨可知適衰病間無人可以探伺不獲一
走宜春臨江之間迎候池晏慚恨無已今遣私僕遠致奠儀文
固不工直叙大理一節他人未必知也襄奉在何時願言節衰
自厚不宣

某拜問國夫人欽想玉體安裕昆仲學士未果一一奉狀劉公
實侍郎必相見望再三致意實緣病倦久不通問非作踈也

書謝不廬度趙宰

汝履

嘉泰二年

某拜啟辱手帖喜承德履清勝誠齋二帖極荷寵教更欲老諄

一言執謙過矣古人學力唯臨民然後見故以夫子之聖猶宰

中都而其高弟以治邑稱於論語者不一而足及子路使子羔

為費宰則曰賦夫人之子是豈政學之謂乎明府洗印未及而

吏為民愛治効已著三年有成又當如此何無他昔者學優而

仕今復仕優則學真得聖人之遺意矣即墨萬家之封行者誦

留滯周南者謹拭目以俟尚惟勉旃不宣

書謝不廬度趙宰

仲純

嘉泰二年夏

某拜啟比幸晤言既別傾向辱惠翰欣審鳴琴化俗坐膺多祉
繼弊政者力為多况高明豈弟自足鑄頑成仁曾未五月治教

已藹然可為百里慶也前郡委蘭溪曾三異修治境圖志補昔
日之疏略必須得寺觀碑刻之類子細考證私家既不能辨若
從官司則雖小事亦未免行移擾人不然以非急務忽之若於
政事餘間能遣一介招曾君相見與之面議庶幾有成其人自
是佳客非碌碌者比也葦菜分惠至感忽忽姑此叙謝餘幾為
民珍厚不宣

書藁卷第三

又曾無疑 嘉泰三年

某昨答簡燈下目昏不暇詳悉來諭禮惟繫牲乃可言碑此特
一端禮記又云公室視豐碑注疏極詳謂斲大木為之形如石
碑若不穿竅其上安能絕以下墮偶與繫牲之狀同耳按許氏
說文碑豎石也然則凡豎石刻文皆謂之碑自漢已然如韓愈
平淮西碑之類皆是也特不當泥古鑿竅於平地之碑耳至如
浯溪刻頌亦在石崖恐難便謂黃張之訛也所謂誌墓比干用
銅其來遠矣後世人力既不能辦亦無良冶或以木代或甄為
之蓋漢甄甚堅不減於石如銅雀之瓦尚可作研况甄乎後世

人謀益深甄又不堅始代以石愈久愈簡便也深虞前說浸傳
輒述愚慮未敢以為當也圖志且望介念手凍草草

又項平甫正字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啓賀州劉教授方附到去秋書翰亦足為尉即日不審
履候何如校讎高選又兼史事足展閱益丁懷忠文字想已投
下只恐某休官遂請未及放散亦足表區區之意也右相近有
劄子頗訝久無一字向來作郡每遇二府除拜不敢不通書蓋
藩侯體當如此今閑居豈應以姓名至東閤今諸府皆然不獨
相府又鄉曲相識知諸公皆舊交爭來覓書一切告以未嘗通

問請從門司詢訪然後稍定豈敢有短垣而自踰之耶若樹冠
後却當遣書叙謝此則前輩例也天官侍郎亦告及此意其它
未暇及只是欲從汪季路借六一集跋十卷甚切季路性緩又
有不肯借書之癖望吾友雇人就抄一本速附示嚴直當奉還
得此則歐集可成編至祝至祝餘冀為遠業珍厚庭闈壽祉駢
臻眷集均祉不宣

又羅次召慶元元年

某頓首辱示翰欣審體力清安魏花乃相識送來適值上巳清
明同日遂與坐客同賦豈復成語四詩妙絕信拋甄可引玉也

荒園數種正開老病不能伴客或與相識凌晨來寓目却無相
妨昨留下兩軸復納去與吾友初無不周何為徧呈知己聊發
一笑

又 慶元五年

祥暑不可當老病尤非所宜向亦雜著二十四篇寘之案上朝
夕披誦賴以蠲痾今又得長篇真濯清風也啓行定在幾日臨
期訪別當勉強以出先此為謝

又 孫彥樞紹熙五年

某拜啓秋冷不審履況何如六一集并總目何為許久未蒙封

示乃如年譜皆說六一先生是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丙辰
生前日搜訪得于後志一卷乃是自館閣貶夷陵時身行日記
止到公安其間於六月二十一日說予生日為壽尋取真宗
實錄及長編再三契勘果是丙辰乃六月二十一日已得戊申
月節氣然則諸家考證容或未詳校書如拂塵一重了又一重
非虛語也河東河北西路奉使奏稟約四萬字徧問相識尋求
未得因繙故書却自有善本當併刊刻今汲汲欲得總目及諸
集排比庶免因循何乃遲遲如此不免專懇邑令借入齋來勿
留滯幸甚它未暇及惟幾保重不宣

又 慶元元年十月

某拜啓 游勤惠翰欣審履況集福前方遣記而來示隨至向日所校歐文皆檢尋在此它日拜納年譜之類因便且望付還至祝至祝十七歲雜犯落解之後凡三舉到省是時間歲科場契勘登第之年正合此乃公答荆南樂秀才書自說者謂如胥學士一啓是代曾為司理叅軍之人前後只作公自用偶因病起細加考證方知曲折其表奏四六排比極整齊它日吾兄見之必以爲然河東奏事錄已刻成見聞河北者其餘接續理會蓋逐一字皆經眼每一篇必經手又匠人不多所以費日聊爲消閑之具所恨吾兄在遠不得一一求教耳趙宰已自答書餘惟善愛以綏壽嘏不宣

又福嚴道聲

慶元四年七月

某啓 久不聞問每動依鄉持沐好音欣審四大輕安上利冠于嶽山自非福惠兩足安能久居而無魔擾王樞相所謂青扈藍者信矣惠及疏燭香茶並領遠意極深感悚松花三十朶枝杖糖霜八斤聊以持澆活血丹甚濟用蓋小民要者多耳餘惟以時自專厚不宣

又

慶元六年三月

某拜手得閏月書喜承戒体輕安九年演法自它俱利所諭已
悉時節因緣要須啐啄相應非偶然也餘希為衆自愛不宣

仰山紹南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啓別後方切思企辱書喜承四大輕安入院無魔福緣響合
向來妄傳如湯沃雪矣比來人戶窮乏少得檀施用度更宜樽
節若放手則須取債未免費力此僧俗所同也茶笋荷寄况復
有餘干白燭二十條表意哭畝為幸餘希善愛不宣

又

慶元六年夏

某拜手辱書喜承戒懼体清安某一病兩月尚未清快頃相姑
俟他日題數語也南華棟宇大非昔比向來至肩輿祖師未賴
求化窮陋可知力辭其行甚善青原亦未必肯住也惠茗至感
杖杖糖霜十條聊以伴書餘惟為衆加愛不宣

又

嘉泰二年冬

某拜手承惠問喜審戒体清安衲子雲集闡揚宗風甚善甚善
佛照得十一月手書寄扇面字畫清勁可喜彼若歲前遣人往
千萬令未取書不然自尋便也竹萌茶栗遠動寵貺至感顛柿
百枚白糖四角聊以持沈餘異以時珍壽副四望衆之望不宣

為舅氏求湯丞相舉狀

紹熙三十一年

某幸得以庸瑣之才蒙特達之知拔從奧潔服在朝路重施不
報日夜慚負於心誠不宜自列私情抵冒執事者之誅然念古
之君子所以事知己者猶子弟之事其父兄也有懷不盡是為
隱欺深惟此誼輒抒情素某聞子犯請亡重耳投璧韓伯還都
商浩興嘆蓋外家者已所自出因親之愛繫焉恩意一薄非所
以厚風俗也伏見舅氏右從政即王符年十六受官二十而入
仕今六十矣猶皇皇于選調身賤地遠無當路者為之知守常
抱義無遊談者助之說分于聖代沒齒無聞今值先生以宗工
大臣薦士於公車某哀外父王某少以儒術起家簪筆持橐事
徽宗皇帝十有餘年出藩入從見謂名臣顧其後浸微僅存一
子而闔捥不振如此又竊自悲生而不天早失三遷之教每讀
經傳至康公之念渭陽魏舒之顯甯氏輒流涕橫臆不能自止
故今敢以舅符姓名冒言之庶幾昔人萬分一念受知之深察
甥舅之情軫湮墜之緒憫孤露之故俯而從之為賜大笑若乃
德之未酬而反有求焉罪一冗賤竊單而公府是干罪二言詞
猥并而視聽是動罪三誅之宜也貫之幸也惟先生命焉

相福冒陳罪應萬生絨膝俯逮言訂千金屈公相之先容伸舅
甥之私志深仁易感厚幸唯名叢爾肺膺豈足貯丘山之賜悉
其筋力或能圖犬馬之酬

聖錫尚書應辰紹興三十一年

某自侍即復畚雖嘗到門下而不獲瞻望悚懼無已即辰共惟
台候動止萬福諸將失淮保江固非得已然江陰常熟一帶可
抗今昇潤之兵既不可分而召募又難遽集此措紳日夜以為
慮者某竊謂惟有令張和守平江兼沿江制置使一策耳幕府
一開應募之兵旬日間可得數萬外此殆無策也某又欲告之

丞相恐疎賤不能取信故以告侍郎及夏官陳公儻以為然顧
力白于丞相言于上而行之况自連師易方州不為進越以
符竹當一隅無預它事想丞相不以為難主上不以為疑然
今已晚矣惟侍郎速圖之或以洪書在彼重以移易則召還班
有何不可不知台意以為何如泥雨乏人不得躬詣台屏無任
皇恐之至

與張允蹈直閣乾道四年

某伏見伊川先生為其父作家傳云遇士人與父同年者無賢
愚高下必拜之夫齒與父同愚下猶拜况賢而高者乎拜且不

惓况敢居其上坐乎共惟某官與先人同生於壬申德賢而位
高今者偶獲侍食若使忘古人必拜之誼廢孟子達尊之禮雖
欲成執事者之謙在某將何說以自處不敢費詞以瀆清聰謹
具劄子陳稟伏惟矜從幸甚不然當再拜避席矣

某伏以秋有餘暑共惟列府大觀文相公填臨雅俗神人文贊

祀

乾道七年八月

某遠去熒煌之生倏焉許久為中都官日困緒使歆斯須閑不
可得以及依鄉道德雖切而罕牘之敬缺然不脩相公河海之
量固無所不容在某內省寧不汗顏今茲以後時之過自歸奚
敢文飾尚乞鈞念

廟永福寰海

言

上

言

言

言

言

言

某仰惟相公秉哲迪義為時儒宗釋政以來天下日望復相典
藩近甸上意固自可見况惟慈惠之政冠于諸道入為三公
在他人猶用漢制則天鈞衡之舊又可知矣班迎在即不勝欣
企之至

某迂愚不肖踰年三館日負素餐之愧方且襍被俟汰忽蒙
上恩晉擢大懼過分念非相公疇昔力賜埏埴推轂亦何以及

此朝謝絕畢累日恰款裁啓自叙感悚而鈞慈俯念一日之雅
不以大臣自居先賜緘翰三復以還慙汗浹體尚望察其非簡
恕其不迷庶幾它日猶可進謝於門下臨筆皇恐之至

某惶恐備易申問闔府鈞眷伏想具膺榮祿冷泉存家珍餉下
拜知感佳并味失之太醇今遂為浙西第一昔人以此占郡政
信不誣也臨安凡有委使悉願効力

王公明樞使

乾道七年

某竊惟以仲冬之月寒色凝嚴共惟某官任重鈞衡威加夷夏
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未由瞻侍乞上体注意調適茵鼎
即正左揆永為宗社無窮之休某卑情不勝頌望

某乃者僭具尺牘方虞草率獲戾豈謂鈞慈復賜寵答禮意過
謙甚非么麼之所宜得一味慚懼感激而已茲望行府貌在采
益未容陪賓客之後窺衣繡之光伏紙遡風勞吝增劇某共審
讀命于廷延登公輔雖宣威西土尚動元老而台路星階已正
久虛之位仰惟惟慶相公以名世真儒應五百年之亨會贊元
經體固其素蘊至於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中外士夫維日望之某素辱知愛方依陶冶甚為欣躍實獲於
他人伏乞鈞亮

某備數于朝了無毫髮之補昨叨晉陟之後念踈踏不自安日
僕被為去計以是姓名久不暇通于鈞座而此心拳拳則未嘗
斯須忘也茲因郵傳略寓賀牒比他人既後時又不能修雙緘
見誠意疊犯不韙惟相公以河海之量矜而容之它日尚容曳
裾東閣不然雖擢髮莫數其罪矣併乞鈞念

張侍郎運

乾道七年

某竊以霜冬微凜共惟某官均佚珍臺神相者哲台候動止萬
福更乞與時順序加意調攝大政所咨捨門下將焉往瞻祝瞻
祝某遠去德誼之日久矣頃者村居猶得承問與寢榻未行都
才智短淺趣了目前略無暇時故雖依鄉愈切而尺紙竟未能

致隱之于心固所甚忤揆之以理亦宜得棄絕於長者矣今茲
謙厚過人先賜書翰抑不知博念疇昔春春晚輩不計常禮耶

將有以愧之也臨文自頌悚惕無已惟高明終亮之幸甚

某竊惟儒林宿望甘泉先進有如老先生者今代無幾袖手奉
祠閱天下事益熟矣起之林泉之間延寘廟堂之上必將鎮浮
厚俗折衝綏遠如古人之為豈直計區區功利而已衆論所期
輒私布之指廩盛舉中外尤所歎服使士大夫悉如斯豈不轉
凶年為樂歲乎重書既下足以垂光簡冊矣多賀多賀

某向來奉職無狀投閑八年百念灰冷甘為農圃上恩杖拭
滄胃幸貫省循踰分夙夜不自安顧非大雅老成陰為道地則
亦未易及此然既賴吹噓之賜笑蓋有以教督之使免大免乎
終惠之請不勝懇切

劉共父樞密

乾道八年

某竊以餞膺迎春共惟判府安撫大資樞密甫膺宸渥將對延
英神人懽贊鈞候動止萬福更乞厚輔首弄致和宣滯副聖上
虛左之懷慰百官班迎之望某不勝懇懇某夏間率尔修牋敬
退惟不韙日虞棄絕敢謂鈞明肺肝手書酬答意愛周備江海
之量固無所不容顧小夫豈足以當厚賜凜乎不知所措也某
共審制書誕布帥鉞重頒祕殿隆名益昭異數樞密三年銜恤
屢詔而請益堅忠孝兩全近古未有祥琴既御當正元台意者
上慮衮烏未遲故先開鉅屏式邁入覲以示不可辭之指不然
長沙舊游非所以煩經綸也

某屏迹江鄉粗適野性日侍樞密均膏澤於天下庶安田里遂
擊壤之樂餘無所異也久欲馳候鈞重而患無便偶前請守李
朝散專介至府第因得附致尺牘惟鈞慈恕其簡率幸甚

某恭頌胡邦衡侍郎

即銓

乾道八年

某

某密瞻香城幸不為守所繫而經時不到長者之門甚罪大矣
未論渴仰也冬候晏溫恭惟台體起居萬福一陽又將來復端
成小語恍如夢事洞巖相從尚踐此言因以面致道長過歸之
慶也為甚酥一槃敬侑壽觴燕俎豈之此亦似尋舊盟耳皇恐
皇恐

上書
元延之侍郎

表

乾道八年

某竊以臘寒方勁恭惟國史大看郎中岩候動止萬福昨於沈
教授使人處領台翰感尉無已屏居念咎不敢敷通公子書必
蒙深矧大看名譽日起新春當右遷此摺紳所共期非私禱也

委諭補發沈章謹如所戒旦夕送贛州矣季兄更旬餘須到家
每書必言春遇教誨之勤而尚氏子得免狼狽此惠何可忘也
似之闕在何時向得書欲遣報而不知留永嘉或歸閩遂因循
至今因風賜諭至懇有童子李如圭者之都應舉力求司業林
丈禮部肅文書細思司業是主司不可先謁第令略詣門下非
敢有所求只是遠方寒士恐催趣文字假借使令或以干聽鄉
人奉常楊承亦須面稟也正阻參近切幾為國保重

之計圖實利遠浮辭雖恢復可也侍郎以謂如何徑山遂超然
宗門豈復見斯人乎聞有川頽者住東林其高弟也然亦老病
矣識之否某平生無寸長獨以懶故極能居閑所居去城二十
里太守一兩月一見之其餘過從亦不乏然退之每患學者不
知從師而其求友乃至哀歌於市顧常以此自愧雖然奮乎百
世之下獨得聖人之傳今豈無人哉而某無以自致也何時侍
見慰此孤陋霜寒伏乞為廟朝自重

某惶恐再拜上問大門寶眷想共福祥駢介近郡人處見六一
奏議者云侍郎宅本也不知十四卷皆備查明白忠欵而無迂
濶之論謂宜刻板使士大夫皆見之不審台意以為然否或令
筆吏錄草當為懇言子舍人亦可郡人所錄止數卷耳

又隆興二年

某去冬嘗具狀為吹對之慶委廬陵高仁知縣付鄉僕林七亦
頗詳悉不謂其浮沉也專使伏枉誨帖動懇千萬共審以經濟
大才歛惠一道兵民按堵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感慰不可具言
竊聞撥路力請錫還筮書想在旦夕清原正本捨門下尚誰望
哉大要今日之虜初不足畏患吾規模不定耳晉之服楚吳之
謀粵施設先後皆可歲月計譬如農功日耘日見治病日棄日

輕非嘗試而幸中也楚漢魏蜀所以相周旋者百方而韓信將
壇之計諸葛亮草廬所陳始終不渝豈視敵之堅脆愚智而徐
圖之哉至如同舟而情意不通殆以惑毀譽擇利害太過故謾
言謾應者多耳夫解疑解惑拾遺補闕誠藉衆論若乃決大策
於帷幄之中出獨見于疑似之表當有任其責者使他人言而
我行之其不首尾衡決者幾希兼奕者當局固患乎迷遠然百
人指之則一是一非一東一西機洩而勢亂秋亦敗矣况朝夕
自弊所憂非特額史也待卽以謂如何辱知遇甚異信筆及此
狂率可罪國器過此共飯於西峯觀塔院留題相懷仰文之亦

云敦立頗憔悴殆不堪三折肱邪

又王公明樞使

炎

淳熙元年

某伏以秋陽益熾共惟宮使大觀文相公德望愈隆神天密護
鈞候動止萬福當二府更易之際人人皆望相公霽霖而扞寰
海諒已應高宗之夢協渭濱之卜敢乞珍衛冲理導迎庀禧疎
聽制麻首獻得賢之頌某乃者嘗修牋敬審閔鈞覽茲準告命
寓直館殿匿瑕含垢固出上恩向非元臣老大臣甄陶士類
不以內外為間則如公麼豈容得此引領潭府總數百里既未
能一干賓贊躬述謝悃又不敢別脩緘啓以恩鈞重姑此叙感

激之萬一伏乞鈞炤

又 淳熙二年

某伏以孟春之月寒色尚峭共惟判府安撫大覲文相公開藩
有做威惠交孚神相人詠鈞候動止萬福某未由趨侍向風不
勝馳戀敢乞上為宗祏俯為軍民倍保鈞重即登宰席以迄勳
業慰華夷之望

某自違熒坐歲籥屢更北望門墻一蒂可通而屏迹眈塵覩無
叩闕之路茲聞袞繡起鎮長沙道出清江而某適祇命造朝意
謂可以望塵雅拜而跋鼈蹠蹕自致後時正如神山在眼風引

其舟徒瞻雲氣為之恨恨雖然四海方仰膏澤豈不以一見為

幸甚

某共審相公簡在宸衷起膺闈寄不待稱疑即日引道惟

聖主圖舊之意蓋非偶然而大臣體國之心可謂至矣計今已
開莫府布宣 上德諒席未及暖麻制已宣正位元台力圖恢
復此固天下所共屬望非匹夫所敢設也

某伏蒙鈞慈專介賜書宥示先太師遺事與夫沉刻之副使得
竭其駑鈍論次大略惟先太師忠節行誼表表在人耳目相公
豐功偉績顯揚未艾自當有請于朝詔儒臣學士大書特書於

以傳信如某淺於學而腐于文豈能鋪張潛德之萬一以副相
公念親追遠之孝然念辱知愛異乎稠人鈞命所臨安敢辭避
不知容俟蹤跡然後牽課否忽忽先此復大沉餘續具稟伏乞
鈞照

某昨蒙鈞慈賜之翰墨初異面伸謝悃即與急足同舟而下逮
阻望復亟脩稟劄欲遣行間張守慶又領手教一通重以脯腊
果實為賜雖大臣不忘微賤春過每加而某自省稽緩失禮之
罪擢髮奚數尚望融明燭物察其非故庶幾他日猶可自比於
賓客之後不然在棄絕之域審矣皇恐皇恐相公此行恐不止
方面重寄以相印而督師固有次第蓋天以大任屬我則宜以
天下之重自任東山之興當墮渺茫向來佚老堂惡語殆成時
識矣

又劉共父樞密

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陽熾甚共惟樞密親圭載路宰柄將持神人欣贊鈞
候動止萬福某密瞻行府無由進干賓贊拳拳之心何翅繫馬
而止敢乞體上注意副民具瞻觀願自養益舍繁祉濟川作霖
斯翹首以俟之耳

某屬者人還嘗具稟劄控叙謝臆計聞鈞覽茲聞 帝眷舊德
趣頒召音當元台虛位之時思良弼沃心之効計以消吉告於
大廷盛事盛事今歲秋熟異常雖大臣許國不以暑行為憚然
徒御跋涉亦云勞矣因顏路分拜道左附此少伸依鄉伏乞鈞

察

又 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律過中天氣清肅共惟判府安撫大資政樞密威惠
交孚百職畏慕顛膺天助鈞候動止萬福某引脰賓階邈未有
侍見之便惟是依鄉形于寤寐敢乞惠迪時序保調寢養佇開
延英以相舊弼某不勝拳拳之禱

某七月初聞有庚牌過湘中士夫賢不肖皆謂袞烏旋歸平治
有日適顏路分過宜春迎候遂附尺牘少叙欣戀之意久之乃
未聞稱妮甚鬱輿論得非 上念湖湘寄委隆重弄印莫畀故
藉碩望少蘇疲吐乎丁漕徒京西眷倚亦可見矣雖然先一道
後天下似終未安 上方察萬民而置相揚廷當在旦夕非某
敢為佞語也

又 淳熙二年

某竊以青陽開動萬物棣通共惟判府安撫留守大資政樞密

年德加新神人頌詠鈞候動止萬福相位虛席已久都人屢傳
袞歸蓋德望所在有不期然而然者人心即是天意爰立之命
隨新春而下無疑也更乞上体倚注益調寢膳以答中外之心
幸甚

某伏領誨筆仰認鈞慈眷與之厚下情感激去冬之旱所在皆
然金陵會府百物之價反平此非經綸之效與廿後此間再得
一雪然殊未濟事嗣歲將如之何明文遇羸博之戚其何以堪
聞樞密數過存之且為辦舟楫行李之屬無所不用其至此惠
如丘山矣前日為其次子求一差出省部及本路皆難之最後
干陳能之乃為出檄因知慷慨成人者未易多得也近有旨檢
舉所積磨勘而太上龍飛榜恩數亦當遷秩似欲少慰其意耳
持家鈞翰不覺醜縷皇恐皇恐

又胡邦衡侍郎

乾道八年

某竊以錢臘迎春雪餘寒勁共惟宮使侍讀閣李侍郎契文將
奉詔除神人欣相台候動止萬福青陽動陸君子泰征之時當
軸秉鈞調元化理有必至矣待頌禱嘗以五行家說參之壬午
辛卯得癸巳而貴全真大拜機會也多賀多賀地黃條稍脆輒
脩故事來歲茲辰隱顯相望願致此饋其何可得雖然口脂面

藥拜賜九霄猶望分銀罌之餘瀝也

又 乾道八年

某竊聞下帷看書不敢時為安昌客心馳海色晨夕以之方遣
介具記忽紆真帖敬審台候動止萬福下情尉甚闔為頻拜珎
賜函同如丹之酒薦諸屏攝白糖薄少姑實未奩雖不足奉墮
玉舡之懽亦可助調金屏之味當未以輕觸督過之也新元善

頌已列前緘伏乞台察

又

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風清厲共惟宮使使侍讀閣學侍即契文盛德所居

自天垂祐台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忽焉屢旬雖在旅瑣不

忘慕向茲審稍還議即之秩雖再暮而叙具存成憲然非九重

眷注固有寢而弗下者如裡密邇又當申命側聞治舟楫為秣

陵之行伏計道拜嚴召遂登黃闥豈止復青氈而已多賀某過

樟鎮而心氣大作不免再上祠請稽畝詔命經涉八月似聞朝

廷有語勢應謹誦度月末可以得報季真夕拜必已聞之方務

德緣武憲窘其多差攝苟求致仕蒙進閣學士奉祠歸嘉禾前

所傳非是王日嚴却仙去又有客云嘉叟六月間夢與王龜齡

論詩次日賦一篇皆歎世之語焚之祠堂

龜齡守泉故有生祠

俄暴下而

卒異事因便具稟不盡所懷向寒乞順令珎攝以輅宸渥室氣
迎謂今且驗矣

又充延之侍郎衰

淳熙八年

某通中奪公劄諭及十三縣第四第五等殘零苗米緣當時各
已指定災傷去處如興國軍嘗劄下矣此外十邑版曹恐並緣
災傷官物皆減放故不肯蠲免若使司取見米數却融代融輸
計不過二三千石耳前年錢漕倚閣小戶米亦止數千石而干
涉人家極衆昨展至今秋輸納三文仁心素看倘於此二項垂
意焉其利博矣僭言知罪

又

某竊以秋氣漸清共惟提刑敷文吏部台候動止萬福特辱書
況不勝感尉微恙不必深治但肯次少寧勿藥而瘳矣欲閑久
已相諒屢言之集賢昨既屈令似相見曲折必自馳稟夏秋之
交旱勢可畏又上念仍歲祈禱後時凡百先事為備一念通天
遂得中熟豈偶然哉豪圍右田滋不可制其害殊未艾度非賢
明有立之監司守令而朝廷悉力助之不能回也宜春兄百日
內已葬過蒙遣介致奠豈勝悲感指期晤言更切馳系願言加
意保攝來承天寵

某悚息拜問台閣春集想惟上下均慶惠叔行計如何且攢其
婦寺中與兒女偕來免使汪夫人遠涉有何不可也委令預幸

岳示

又

紹熙三年

某時獲通問足尉企仰鄰浩事曲折頗多曲不在彼難用中國

法治之若止編管來長沙為便又恐已施行輒謾言之某以祠

度須遂請病瘁望歸甚切平生故人今日所望惟全其晚節耳

至懇至懇它未暇及敢冀台察

